

3600

蕉風

双月刊

九〇年十一、十二月号 439



BULANAN CHAO FOON NOV / DEC 1990 林莲珠《追忆》

*ISSN 0126/6608

*PP 84/12/89

*M\$1.50



黄丽玲 《反应》

◎方昂

小提琴手

他戴着绒制的高顶帽
穿着严肃的燕尾黑大衣，拘谨地
站在圆圆的地球上

左手抱黄色小提琴
右手执弓，搭在
心口的琴弦
蓝蓝的天空没有月
没有星
也没有风声、树声
或鸟声

那个人就那么伫立地球上
在一点声音也没有的地球上
他静静地拉着小提琴

蕉风

编辑顾问：姚 拓
白 垚
郑良树
梅淑贞
紫一思
曾梅井
许友彬

执行编辑：程可欣

编辑部、
出版、印刷：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7912455
03-7912551.

经销处：

马来亚图书公司

Malaya Book Co.,
22-24, Jl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怡和书局

Ipoh Book Co.,
75, Jln. Market,
30000 Ipoh.

友联书局

Union Book Co. (Pte.) Ltd.,
Blk. 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紫竹茶坊

17A, Jalan Patani,
10150 Pulau Pinang.
Tel: 04-374373.



目录439

编辑桌上	编者	看《蕉风》长大的人·02
风 笺	何立伟	来函照登·03
专 栏	姚 拓	眨眼已近古稀·04
	黄润岳	从《人间词话》中的境界谈起·06
	郑百年	古今多少事·09
	尔 然	宇宙无限·12
诗歌赏析	郑百年	思君令人老 轩车来何处·15
评 述	张光达	从《大马诗选》看女诗人的风格 趋向·21
小 说	何立伟	良宵·28
	方 晶	恩爱夫妻·34
散 文	黄美之	玫瑰花车与乐队·36
	刘 珩	康乃馨的色泽·38
	郝毅民	大处着眼，小处采光，认识姚拓 ·40
	圆 羽	微雨·馨绿·红砖路·52
		第六步诗坊同仁作品集·56
诗	雅 隽	走来一个城·57
	舒羽寒	困境·58
	潘碧华	梦中鼓·58
	玮 城	仰卧，看一幅图·59
	夏绍华	手势·60
	张嫦好	佳期·61
	方浪舟	诗三首·62
话 画	谢有锡	追求真理的一群·63

看 《蕉风》 长大的人

- 接编《蕉风》的第一天，姚先生曾对我说过一句话：“你是看《蕉风》长大的……”。是的，我是看《蕉风》长大的，从大孩子的阶段一直看到现在，也十年了；怎么不是看《蕉风》长大的呢？而我也知道，有很多人和我一样，从小就看《蕉风》，一直到成长，甚至成熟。例如目前在台湾的陈慧桦、林绿，在新加坡的陈瑞献、王润华、淡莹、在大马的梅淑贞、李宗舜、周清啸；他们在我还是孩童时就“写”《蕉风》，看《蕉风》，一直到现在，时间跃过了二十年。作为《蕉风》的编者、作者或读者，我们都希望以前“写”《蕉风》，看《蕉风》的人，现在一样写一样看，以前没有写没有看的，现在也开始写或看。那么，肯定有一天，我们会说：“你是看《蕉风》到老的。”
- 最近《蕉风》收到了好些长散文，有的出自老作家，也有的是年轻作者的心血，无论如何，只要是好作品，我们就会用。在大家以生活忙碌、时间宝贵、版位有限为由而一窝蜂推崇短小文章的当儿，我们不妨抽出一点时间读读长散文，毕竟写好一篇长散文是一个好的散文作者或散文家所应有的能力。在追赶巴士、追看录影带、追逐爱情之余，好不好也留点空儿，给这些“长散文”作者一些关心和鼓励？
- 本期我们作了个关于画的小辑，由吉隆坡美术学院院长谢有锡先生为文介绍他的门生——纯美术系六位同学的作品。让我们看看年轻的一代想些什么、画些什么？



长沙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許友彬先生：

您好。先讓我自我介紹一下。我是中國的一位作家，姓何，名立偉，主要從事短篇小說寫作，曾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等多項小說獎、散文獎。出版有小說集多種。作品亦常在美、日、台、港等地轉載發表。88年應美國新聞總署之邀赴美講學介紹中國當代文學。現為中國湖南省長沙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新創作》文學月刊執行副主編。

我在《中國文學》外文版工作的一個朋友給了我一本貴刊（是給《中國文學》的贈閱本），我讀以後覺得貴刊格調很高，也很清新，所以把剛寫的一個短篇投來一試，不知可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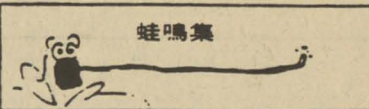
我很少主動投稿到海外，這一回，算是鼓足了勇氣的罷。

望先生不吝賜教，併頌

編安。

何立偉 90.9.13

姚拓



◎姚拓

眨眼已近古稀

小时候读到“白驹过隙”这四个字，觉得意象很美，于是牢记不忘。我当然也知道这是光阴快速的成语，告诫我们要爱惜光阴。其实，年轻人哪里知道爱惜光阴——即使过了中年到了五十岁，也多数不知道光阴的可贵。我自己就是这样子的人。现在，简直是眨了一眨眼，我居然快到七十岁了！在年轻的年代，我认为我哪能够活到七十岁，甚至想也懒得去想，好像离七十岁还有好几世纪长哩！所以，每当我我要去做什么事的时候，心中不禁会想：忙什么？过两天做也不迟！

说来简直不能令人相信，我在山海关住了一天，居然懒得去爬长城，心中想，忙什么？下次来爬也不迟。在南京住了一年，连中山陵、明陵都没有去。在北京住了一个星期，颐和园都懒得去，心想，以后日子长着哩

，下次再去吧。十多岁时徒步经过秦岭，在张良庙的庙脚下睡了整天，却懒着没有走到庙里去看一看，心想，反正回老家也要经过这里，那时上去再看也不迟，时间多得很。最不思议的，是我的老家距离嵩山的少林寺，只有十五公里，我竟然没有去过，原因也是少年心情“忙什么”？有的是时间！

时间是一滴一滴滴走的，看起来滴得那么慢，却是昼夜不停地滴，你夜晚合合眼睛，第二天一早，它就滴去了你八个小时的生命。一直到了七十岁，我才忽然明白了“白驹过隙”的真正含义——也许所有的老年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可是，我相信读我这篇文章的少年人和青年人，读了也是耳边风，看过就忘：时间吗，多得是！

圣经上保罗说过一句话，真是一针刺中了人们的心

窝。他说：“我想做的都没有去做，不想做的却都去做了！”我正是这样，我想去做的都没有去做，做了也没有做成；倒是那些不想做的，反而全都去做了。即使到现在仍然改不掉这毛病。例如晚上回到家中，一边吃晚饭，一边看电视，本来打算晚饭后略看一会电视就去写稿，谁知一坐下来，竟然看了两三个钟头，看得头晕眼花，四肢无力，写稿的事明天再说！类似这样的事情，在二十年前更加荒唐，我们四五个老朋友，每逢星期六必打一场“小麻将”，大家志在玩乐，输赢很小，但从下午三时左右，一直打到夜晚十二时才收场，像这样起码打了五六年时间。有时候想，我如果把平生打麻将的时间用去钻研历史，说不定可以拿到博士学位！

七十岁就要到了，我想去做的事好像还有好几大箩

，有许多好书没有去读，好多地方还没有去游，最重要的是有好多构思好了的故事——不是故事，是真人真事——还没有动笔。我也不知道上帝还会给我多少时间的生命，还会不会再给我健康，会不会给我思考的能力！我父亲在七十多岁时，就得了老年人的痴呆症！

所以，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光阴的可贵，我尽量减少外边的应酬，不再广结人缘，新朋友越少越好！我要尽可能利用我的时间去从事我尚未完成的事情与工作！

与你们青年人比起来，我的时间不会太多；可是，我既然知道时间的可贵，现在珍惜使用仍然可以亡羊补牢——即使仅能补一个小洞也是应该的。

我有一个写作的朋友，三十年前，他说他到了五十岁就开始写小说；现在，他已到了六十岁，仍未动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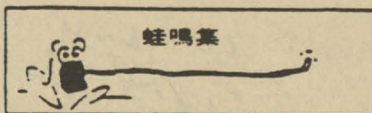
他有写作的才华，但他也和保罗一样：想做的没有去做，不想做的却全都做了！

一生，是多么宝贵的一生！时间一去不回来，机遇也是一去不回来！

青年的朋友们，当你有体力去爬山时就去爬山吧！当你有钱去罗马时就去罗马吧！当你能写几句诗、几篇文章的时候，就去写诗、写文吧！你想去画几张山水画吗，你就对着阳光对着山川去画吧！即使你的诗、文、画，没有一个人欣赏也不要紧，因为你已经做了你想做的事情。

美妙的人生，也许就在这里！

姚拓



黄润岳



◎黄润岳

从《人间词话》 中的境界谈起

谈旧诗，总是诗和词并列。词又称长短句，可以配上音乐。我们通常说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的戏剧小说。中国文学好像每一个朝代都有它的奇峰突出。唐代以诗著称，同时也开创了词的创作，有人推断是在中唐，第八世纪晚期。周颐的《蕙风词话》说：「唐入朝成一诗，夕付管弦，往往声希节促，则加入和声皆以实字填之，遂成为词」。

王国维《人间词话》，不仅是词的文学批评，而且还提出了批评的标准，那就是「词以境界为最上」。有造境（理想），有写境（写实），二者颇难分别。另外，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老友萧遥天兄在他的《文艺真善美论丛》，曾详细评析。

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

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蝶恋花〉，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凤栖梧〉，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此第三境也。

他的词话，不只是评词，而且也在论人了。

什么是境界？他并没有解释。

萧天兄认为：「凡是终极的都可称为竟；就土地的空间说，其终极是疆界，疆界也便叫做境界。」

叶嘉莹教授说：「所谓境界，实在乃是专以感觉经验之特质为主的。」换句话说：境界之产生，全赖吾人感受之作用；境界之存在，全在吾人感受之所及。因此，外在世界在未经过吾人感受之功能而予以再现时，并不得称之为境界。

黄润岳



我想从人生方面来了解境界：境界可以说人生的领受和表达。做学问是领受，成事业是表达。换言之，领受是明白了人生的意义，表达是要完成人生的目的。境是立体的在思维意识情感上之容度，界是直线的终极，也就是「境」到了「到此止步」。人生的境和界是不能分割的，但两者又是有分别的。

王国维引述三个人的三阕词中的各一段，来代表三种境界。诗词既是可赋、可比、可兴的，我们读这三段的体会，也就各有所得了。

例如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据萧天兄说，是「茫无头绪」。

叶教授的解说：「是黄落的草木蓦然显示了自然的变幻与天地的广远，是似水的新寒蓦然唤起了人们自我的反省与内心的寂寞。……

虽然人们对此或许不免有一份怅惘之感……这种凋落，拓展了他们更广、更远的视野，使他们摆脱了少年的幼稚的耽溺和蒙蔽。他们开始寻求一些更真实、更美善的事物，一种追求、寻觅的需要之感，自心底油然而生。」（叶著：《迦陵论词丛稿》第七篇：〈谈诗歌的欣赏与人间词话的三种境界〉）

第二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萧天兄说：困勉努力。

叶教授的解说是：「择一、固执、殉身而无悔的精神……这些正是古今仁人志士所共同具有的一种情操。」（引自前文）

至于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萧天兄说是恍然自得。

叶教授说：「第一境界是写追求理想时的响往心情，第二境界是写追求理想时

黄国忠



的艰苦的经历，那么第三境界所写的则是理想得到实现后的满足的喜悦。」（引自前文）

她说：「我要说明，我之所谈未必与王国维先生原意完全相同，读此文（指前引之文）者之所得，也不必与我完全相同。」

基督徒写作团契出版的《文桥双月刊》第九期，载有黄孝光博士的讲演〈基督徒的事业观〉，由文采整理。他把人生事业分为三个境界，也是用《人间词话》所提出的。

我曾写过一篇〈人生的境界〉（一九九〇年七月卅日《中国报》副刊醒目版），同样是用王国维的说明。第一境界是发现自我，立功立德；第二境界是舍己为人，超越自我；至于第三境界，则是追求永恒。叶教授也说：「人类生命的价值意义之所在，就是第三种境界之

获得。」

我写完了那篇文章，又重读《人间词话》，「虽只薄薄卅页，而此中所蓄，几全是深辨甘苦愜心贵当之言，固非胸罗万卷者不能道」（俞平伯序）。这么一位伟大特出的文学批评家，却在年方五十，正是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竟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自沉于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里。那天是农历五月初三日，与大诗人屈原于五月五日怀石投江自杀，相差两天。

屈原是因为怀才不遇，以死为谏。王国维又为了什么？直到如今，仍旧是一个猜不透的谜！

有人说：王国维身上集中了封建的儒家思想、老庄哲学、佛学、叔本华与尼采等一切消极悲观的东西，早在一九〇四年，他写〈红楼梦评论〉时，就满脑子厌世思想。晚年又遇政局动荡，

屡遭世变，使他无法继续平静地从事著述和研究，丧失了精神的寄托。

任何人都不能没有精神的寄托。如果一个人精神的寄托只是从事著述和研究，那就很不牢靠了。因此，我才提出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追求永恒！



古今多少事

◎ 郑百年

鄭百年



在校園裏，經常可遇到那個騎單車的人——個子不高，蓋着八字小鬚，皮膚黝黑，行動斯文有禮。從大學站駕車回宿舍，如果他正好在海邊那條小路上踩着單車，飛馳擦過他身旁，他一定舉手打招呼。在圖書館旁邊的草坪上，在范克廉樓學生活動中心前的迴廊上，在大學的校門口……，經常可以看到他的踪影；而陪伴他的，永遠是那輛半新不舊的單車。

是我的女儿竹菱最先认识他的。

有一次，我们打过羽毛球，在回家的途中，她对我说：「今天认识一个老公公，羽球打得很好，他也姓郑呢！……」

「我有一个姐姐在新加坡……」第二次打羽球时，好奇心驱使我接近他；一见面，他立刻就说：「叫美菱，名字里头有一个字和阿菱相同。」他笑着脸，指着我的女儿说。

「那你有没有跟她联络呢？」我问。

「二十几年没有通讯了！只知道她在教书，连地址也没有了。」他怅怅然地说。

「你怎么会有一个姐姐在新加坡呢？」我好奇地追

问着。

原来他是印尼的华侨！

五十年代末期，在那个大潮里，他随着几千人回到那片既熟习又生疏的大地，踏出关卡时，他交出所有的文件后，海关人员还要他伸出十只手指，在文件上盖上每只手指的指模，表示从此不回头。为了表示他的决心，也为了表达他对大地的赤诚，他追随其他年轻人的后尘，盖了十个指模后昂然上船。……

七十年代末期，他以一个大学毕业生、中学教员的身份，辗转从北方来到广州，又从广州来到香港。

「中大的草地都是我一个人修剪的！」他脸露愉快之色说：「薪水不高，生活



却是自由的……。」

人的一生有时真是不耐谈，三两句说就说光了！然后，就是飞沙走石，惊涛骇浪，在你的心田里翻滚狂暴着，几天几夜，永难平静。

*

有一次，在大学里参加一个国际性语言学研讨会，无意中往侧边一瞧，望见一位警卫人员端坐在人丛中，低着头很认真地在阅读论文，心中感到非常惊讶——怎么警卫人员对语言学研讨会会有兴趣呢？会场不过二、三十人，枯燥得很，清冷得很，除了与会的代表和学者之外，连一个学生也没有，怎么会有个「外人」跑来旁听呢？满肚狐疑，一直嘀咕着。

「请问你是……。」中场茶会时，我禁不住趋前打招呼。

他自我介绍之后，坦然地说：「我很早就认得你——你上次带领马大学生来中大访问，我见过你；你不认得了？」

「呵……。」我倒抽一口气，惊讶地轻叫一声。那是一九八六年春天的事了！那一年，我陪着中文系一批学生到台湾及香港，作两个星期的文化教育之旅，原来他当时已经和我见过面，怎么一点都不记得呢？

「我是印尼华侨……」他低着头若有所思地说：「十九岁的时候回大陆去！」

「是不是五十年代？」我紧问着。那个时候，我正十几岁，在新加坡，在马来亚各个市镇，天天看见听见那场熾热的烟火，烧着一批一批年轻人的心……。

他五八年回大陆，不过是个高中生；大学在潘阳上的，念的是中文系，搞的是汉族语言学，硕士学位到手后，当过助教，然后是大学讲师，熬出个人头来。「最后……」他语气生动地说：

「我还是决定跑到香港来！大学讲师我宁可不干，在这里当个校警，每月拿他几千块钱，生活虽然清贫，精神却非常舒服愉快！……」

自此以后，我们成了好

朋友。

他经常向我叙述那些奇幻的故事，「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充满着各种神怪诡诞的色彩，真使我感到怪疑——人间何以有彼域及此域的差别？何以有古代史和现代史的回异？

*

「我父亲是开矿的……。」第一次和她见面时，她立刻就「暴露身份」，说：「他在怡保有一栋很大的房子……。」

「那你为什么反而要跑去大陆呢？」我好奇问。

「我反对我的老师……」她轻描淡述地说：「上课的时候，我站起来反对他，我说那里正充满着新希望……。」

为了证明自己说法的正确，她以身作则，朝那个新希望飞扑过去。

「报纸这么说，画报也这么说……」她低着头说：「走的时候，同学们真热心，有的送鞋子，有的送衣服

，有的送钢笔……。」

突然，我想起中学时代的几位同学——他们平时表现特出，有的梳着两条辫子，有的搞学习活动，有的代售书报，突然有一天，他们都离开了马来亚……。

「到了新加坡，中国银行还给我们船费呢！你看，多慷慨！」

初中二的她，就远到那个天寒地冻的异域去，也亏她够勇气了。「一个亲人也没有，天气太冷，水土不服，差一点一命呜呼！……」

「你既然是个医师，为什么又跑来香港呢？」

没有答案，她微微一笑，不想说，留下一页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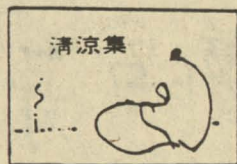
「我多么想念我父亲和自己家人……。」十四岁离开，四十多岁来香港，三十年一页空白，真希望一切从头再开始。

香港许多华侨，的确是这么地想着。



图/莲珠

尔然



宇宙无限

◎ 尔然

宇宙间充满着种种的能或力。在不断的运转着。这些能有来自精神或意志作用的，也有来自物质或自然作用的。但无论如何运作，皆必然依着一大法则。而依此法则，又有着不同类型的定律依此定律，而使能的运作显现为不同形态，不同作用；这就是种种千差万别的存有现象，不论其为能或物质形态。

这种种能的存在并无有任何创造者，它们非来自何处，亦非去往何处，没有开始，亦没有终结，只是不断地运转。而所谓的宇宙，宇宙间存有的种种现象，乃至人与其他不同类型的生命形态的显现，皆为此等能或力的运转而已。

基本上，佛法是从此角度去理解宇宙，而此观点与近代物理学是有共同之处。因为皆承认种种存有及显现的现象，皆可称为果，而此

果的出现是由各种因素与条件组成的。如果再往上追溯，则组成此果的种种因素与条件，本身亦为其他因素与条件组成的果。因此如此重重追溯，则无穷无尽而无有一个始点。如果往下发展，则形成现果者，将会成为因素与条件，而与其他现形为果者相组合，而形成未来的果。因此如此重重发展，便是无穷无尽而无有一个终点了。

佛法与尖端物理学皆承认宇宙间充满了能或力，而种种现象，不论现形为物质或能，皆为能的运转与作用。但佛法与物理学的不同点在于佛法认为此能的最重要者为精神或有意志的能，而物理学则认为是物质或无意识的。因此佛法发展成为一个宗教，而强调了道德、伦理的重要；而物理学则是一门科学，强调价值中立的学术。

不论怎样，当我们仰望天空，尤其是在夜里，固不受阳光的影响，或可见到天空布满的星星时，那种无边无际的广大，自然使那些深思的人把思想从此空间的无限而推延到时间的无限。虽然很多人都会因个人生死的有限，思考方式的有限而想将此无限的时空或宇宙，也想像在时间上，其来有始，其去有终，而认为有一创造的开始。在空间上则只看到自己所立的地面，且认为此地面（想像为平面）更是唯一有生命的空间，是创造者特别的眷顾而赐予的。有者更相信自己是受挑选而享有某种特权者。然而却还是有人会从渐渐发达的知识中，至少了解了此宇宙的无边无际，而越往深一层去思考，便越会发现如此无边无际的空间，当然不会有开始与终结。

但如此思考者很容易掉

尔然



人思想的陷阱或窘境。因为人实在太渺小，如果宇宙是如此无边无际，无始终，则生存在此无限时空的人类，到底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假如人的存在只是无意义的流转，那么又何必存在呢？哲学、宗教，还有其他的科学，为了探索人生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已作了许多，乃至无数的分析、解释。而实际上想到如此深刻的人是不多的，大部分的人，只要生活过得富足，平安，就很满足了。偶尔生起对生命的问题，也相当容易的以一般世俗的学说为满足，或因生活问题而无法多想。有的想得远一点的就以宗教为归宿了，而世俗的宗教也很容易就满足了他们；或者简单地把这些问题交给一个主宰者去处理，自己则信赖于他，而由他来决定自己的生命归宿。

然而这种单纯的说法对

于想得更远更深者而言，还是无法满足的，于是哲学的本体论，形上学等等就会尝试以推理，逻辑的理性去解释，以超越在感性上获得的满足，而去填补实际上在理性上并未真正获得的满足。可是无论宗教或哲学，或科学如何去分析、解释，此宇宙的真实情况依然是有着不可解，不可思议之处。因为人类的思考能力到此已是极限了，如果没有超越、突破，就无法更全面的体会了。

而人类要揭开宇宙秘密的决心并没有中止，虽然这往往只是少数具有此素质，具有足够智慧者去进行的工作。而他们是否能完成本身的责任，或完成了本身的责任后，又如何向人类作适当的交代，这就得看他们智慧的深浅而论了。

虽然大多数入易以满足某些单纯的学说，但在人类不断努力的过程中，人们也

尔然



渐渐对于宇宙的面目有了比较明确的概念。至少当今先进的科学不再相信宇宙的有始终，宇宙的有边际。虽然还未真正找到整个宇宙运转的法则，但至少已经了解宇宙不可能是有所谓的创造而开始，而承认其为不断变化的现象，而此现象皆为触的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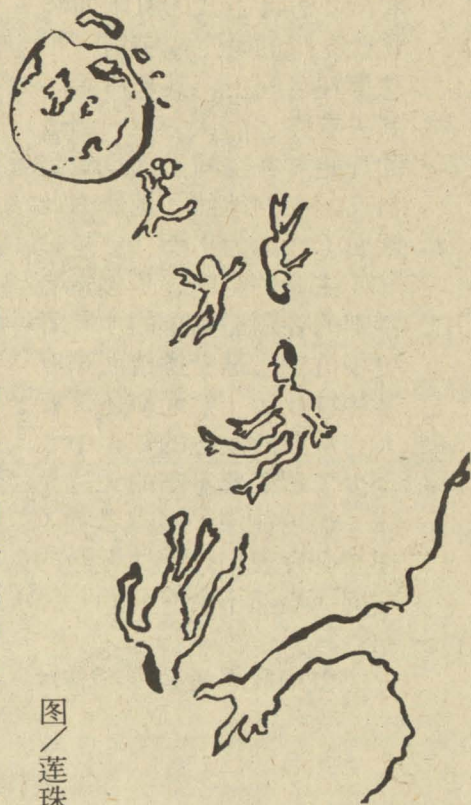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想像在二千六百年前就有觉者提出这种看法，那么会不会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我们现代人可以想像宇宙的无限，因为近代的科学及天文学清楚的告诉我们这点。但在二千多年前，这方面的学说还未发达到如此程度，而宗教界，哲学界仍然停留在「创造说」的时刻，却有智者揭露了「创造说」的不可靠，而认为宇宙是因种种能的运作而形成，人也只是生命型态的一种，因其造作的业而形成如此型态，生命尚有其他不同型

态，皆决定于其造作的业而有。此业即是精神的能造作的。而且，地球只是众多有生命生存的星球中的一个，它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坏的。在无限宇宙中，无数的星球皆有无数生命，以其适合此星球的型态而出现，这些不同的生命型态可被称为天、人、修罗、地狱、饿鬼、畜生。他们有杂居或共居于某一星球，也有的只是其中一类生命存在于一定的空间，总之整个生命界就是如此错综复杂，却又有其一定的规则的生存着。

而此智者揭示了此真相，并不是他的学说的全部，因为生命如此近乎于盲目的流转，是一种不正确的现象，也因而使他们尝受到种种的苦。所以必须通过此真相的了解，进而更深一层的去发现其原因，还有其可超越的必然性与超越的方法。如此则组成了一套完整的解脱

的学说，引导着学习者，可以依循着而趋向解脱。

他的觉悟而使他成为觉者，因为他生于印度，因此他被人们广泛的以印度文觉者的佛陀来称呼他，他所说的学说就被称法，或佛法了。



图/莲珠

《诗经》情诗赏析

诗歌赏析

◎ 郑百年

思君令人老 轩车来何迟

对爱情的渴望、向往及追求，男女应该是没有什么异同的；翻开古老的民歌及一些边疆民族的歌谣，我们立刻就可以发现，男逐女女求男是天经地义的事。在「文明的礼教」还没有影响人心或成为一种习俗时，男逐女就像花萼下茁长的绿叶，肥沃沃，葱郁郁，托着那朵奇花尽情献殷勤，俯首裙下只求欢心；而女求男呢，就似春天的杜鹃花，热情地绽放，恣意地色染，播送芳香渴望蜂蝶的沾沾，艳染色彩抢夺行人的心思；尽管形式及方法有些差异，少男少女渴望、向往及追求爱情，却是不分彼此的「平等」事情

男人阳刚，粗犷，在追逐爱情的过程中未免失之于烈，所以，感情有时沦于表面、冲动及「师远易老」。女性阴柔，纤细，在追求爱情时，感情往往内敛深厚，熾热耐久。因此，少女在追逐爱情时，经常表达出一种

纤如发丝、柔如弱水的情愫，似乎是刚烈粗犷的男人所少有的。在欣赏《诗经》的情诗时，这一类的诗篇就如海贝里的明珠，夜空里的蓝星，份外晶莹；也更能流露出少女的情怀，令人掩卷难忘。

《召南》有一首《摽有梅》的短诗，很能够反映少女追求爱情那种急切活泼的情愫，值得读者们欣赏。

远古时代，夏日果子成熟时，都在果园中大会族人，恣为欢乐，兼庆丰收。由于两性体质不同，分工合作，男主狩猎，女任采集，所以，蔬果的采摘，相沿为女性所承担。《摽有梅》即记述蔬果成熟，大会族人时，男女分曹而坐，群女以抛掷果实追求爱情的情景。全诗分三章，这是第一章：

摽有梅， 我将筐里的梅子丢给心上人呀！

其实七兮。 筐里丢剩七粒果实呀！
求我庶士， 追求我的男士们，
迨其吉兮！ 要趁着良好的时辰呀！

少女满筐的梅子，少说也有十几粒；她们一面歌舞，一面将梅子抛给心目中英俊的少男，没想抛呀抛，抛呀抛，抛剩七粒，对坐的少男竟然没有上前来，所以，少女们不得不好言相劝：「追求我的男士们，要趁着良好的时辰呀！」焦急的心情，开始表露出来了。第二章是这样唱着：

摽有梅， 我将筐里的梅子丢给心上人呀！
其实三兮。 筐里丢剩三粒果实呀！

求我庶士， 追求我的
男士们，
迨其今兮！ 现在就是
最好的时
辰呀！

少女们又再连抛四粒，也不见对坐的男士们有所动静；这个时候的少女们开始焦急了，不得不改口说：「追求我的男士们，现在就是最好的时辰呀！」换句话说：你们现在就可以采取行动呀！梅子和女子关系很深，梅字从每，每母古同字，所以，梅子含有为人母为人妻的意思。少女们抛梅子给英俊少男，取义非常浅显，没想少男们「不识时机」，真是空负少女情了。第一章说「要趁良好时辰」，只是暗示语，并未确指何时为「良好时辰」；第二章「现在就是最好的时辰」，可见少女的焦渴急切了。梅子立夏成熟，五月落梅风一吹，即开始坠落腐败；正象徵着少女盛年无偶，青春倏忽即逝，如何教人不急切呢！「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正是这种心情呢！最后一章更动人：

標有梅， 我将筐里的梅子丢
给心上人

呀！
顷筐 之。 我将整个
筐子都丢
过去呀！
求我庶士， 追求我的
男士们，
迨其谓之！ 我现在就
跟你一起
走吧！

明明是少女急着追求男士，却偏偏要从小伙子身上落笔，说「男士们」来「追求我」；这也许就是女性的内敛和深厚吧！十几粒梅子，丢剩七粒，咀里头说「要趁着良好的时辰」；丢剩三粒，立刻改口说「现在就是最好的时辰」；全部抛光了，男士依然没有行动，于是，干脆把整个筐抛过去，「我现在就跟你一起走」！不但熾热得烫人心胸，而且也潇洒得令人疼惜！这样的少女，你还能不钟情吗？男士们追求少女，有这样「壮士断臂」的雄风吗？

在「我现在就跟你一起走」的过程中，纤细及熾热的少女经常显露出左右曲折、起伏不平的情感，使我们了解到少女「许身情郎」后的感情世界，依然彩色缤纷、声光琳琅。《陈风》有一首短诗《东门之杨》说：

东门之杨， 东门那儿的
白杨树
其叶牂牂。 叶儿迎风
沙沙响。
昏以为期， 昏夜在这
里约会相
见，
明星煌煌。 亮堂堂的
长庚星空
照西方。

东门之杨 东门那儿的
白杨树
其叶肺肺 叶儿迎风
习习响。
昏以为期 昏夜在这
里约会相
见，
明星皙皙 亮晶晶的
长庚星空
照天上。



东门之杨，其叶牂牂。

既然能够约会相见，而且是在风景旖旎的白杨下，可见两人的关系已属非凡。成排成排的白杨，树叶苍郁茂盛，环境幽雅稳蔽，是个幽会的好地方。然而，情郎却迟迟未到，她等呵等呵，从黄昏等到夜幕低垂，焦灼牵挂，急切不安。就遽然离去吧！却一万个不忍和不甘，于是从夜幕低垂等到星光满天，等到情郎出现为止。少女对爱情的执著和对情郎的迷恋，于此可见了。尽管俩口子关系非凡，尽管情郎临时有事不能践约，少女依然焦灼难当，坚持守约等到星光满天，甚至于情郎出现为止。诗写得意象朦胧，情感含蓄，不过，少女追求爱情的急切以及内心波澜的起伏，却力透纸背，感人肺腑。

和《陈风》相比，郑国的两名少女在追求爱情时，就显得比较「幸福」和「温馨」了。《子衿》里的少女这么样地吟唱着：

青青子衿， 青青的
是你那
衣领，
悠悠我心。 常常萦
绕在我
的心。
纵我不往， 纵然我
没有去
找你，

子宁不嗣音？ 你怎么
能够不
来信？

青青子佩， 青青的
你那玉
佩带，
悠悠我心。 常常萦
绕在我
心怀。

纵我不往。 纵然我
没有去
找你，
子宁不来？ 你怎么
能够就
不来？

挑兮达兮， 闪来呀，
幌 幌去呀，
在城阙兮！ 在城门两
边的楼上
呀。
一日不见， 一天不见
他，
如三月兮！ 好像隔了
三个月啦
！

郑国这名少女其实相当「幸福」的——她几乎每天都和情郎会面，地点大部分在城门楼上。此外，她有时过去探望情郎，情郎有时也过来会见她。即使没时间，也会托人捎封信来，以安少女之心。可知情郎很了解她，也很疼爱她。然而，今天竟不

知发生什么事情，也许少女过份幸福而掀起一阵阵涟漪，也许少女过份牵挂而产生一层层莫名的心潮，她竟私下独自一人跑到平日幽会的城门楼上来，而且在那里闪来晃去，想见一见心肝宝贝的情郎！这当然是赴个空见不到啦。但是，她并不甘心，竟然呼喊：「我已经一天没看见他了！好像隔了三个月啦！」少女娇嗔、羞赧、温馨和幸福，活现纸上；而少女热恋期间的曲曲折折、起起伏伏的种种情感，也活现纸上。

《东门之墉》的那名少女更令人拍案叫绝；先看她吟出的短句：

东门之墉， 东门外广
场平坦整
齐，
茹芦在阪。 茜草生满
那山坡上
其室则迩， 他家就在
我眼前，
其人则远。 人儿却在
远方。

东门之栗， 东门外栗
树棵棵，
有践家室。 那家窗明
几净。
岂不尔思？ 难道我不
想念你？
子不我即。 你却不来

我身边。原来少女热恋的是邻家的一名男士；她不但热恋他，连他的房屋都知晓得一清二楚——住处前面是一片平坦整齐的广场，平地外有一道斜坡，斜坡上长满茜草，房屋周围还栽满栗树，种植得整整齐齐。房屋里窗明几净，布置简单整齐。少女对他家如此熟习，肯定的她是常客，也肯定的他们俩早已款曲相通，相知相爱了。然而，少女并不以此为满足，家在眼前，但是，人「却不来我身边」；是那人儿不喜爱她？不是。也许幸福使她内心泛起「无风的波浪」，也许温馨使她情感漾起「无名的涟漪」，她不但希望男士和她厮守一辈子，更祈求男士每一个小时都在她身边，面照面地守在一起。少女的坦率正透露出她内心缤纷琳琅的广阔天地——爱情是没有理性的，爱情是要求绝对幸福的。

也许男士们「花心」太多，也许少女们思虑太「纤细」，掌握在手上的爱情，少女们有时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对情郎无缘无故掀起种种的焦灼。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也许正是少女情感深厚熾热的表现了。《王风》有一首《丘中有麻》

，很能表达此中「纤细」之情：

丘中有麻，	高地上面有大麻，	彼留子国，	谁在那儿留下子国，盼他来这儿乐一乐。
彼留子嗟。	谁在那儿留下子嗟。	将其来食。	
彼留子嗟，	谁在那儿留下子嗟，	丘中有李，	高地上面李树丛，
将其来施施！	盼他高高兴兴地来我家。	彼留之子。	谁在那儿留下我爱人。
		彼留之子，	谁在那儿留下我爱人，
丘中有麦，	高地上面有小麦，	贻我佩玖！	他要我将佩戴的宝石把我赠。
彼留子国。	谁在那儿留下子国。		



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

少女似乎一直在担心，她心目中的情郎——子嗟、子国，会在半路上被其他少女留下来，所以，她站在高地的大麻中，又站在高地的小麦中和李树下，引颈翘首，殷切地盼望情郎「高高兴兴」地回来，送我宝石，让我乐一乐他。少女一唱三叹，显然的对情郎真是牵肠挂肚，寝卧难安了。那名男士是不是半途被「留下来」呢？未必。是不是半路见异思迁呢？未必。诗中虽无明说，但是，若果「见异思迁」被「留下来」，少女恐怕不止于站在高地上翘首企踵而已了。《陈风》有首《防有鹊巢》的短诗，诗中有这么四句：

谁侑予美？ 谁在挑拨我心爱的人呀？
心焉忉忉。 我内心真是忐忑不安。

谁侑予美？ 谁在挑拨我心爱的人呀？
心焉惕惕。 我内心真是惴惴不宁。

有人在挑拨少女的情郎吗？

没有。那为什么如此忐忑不安、惴惴不宁呢？原来自艾自怨，自焦自灼，也是幸福热恋中常有的一种「纤细」情愫呀！味道是苦的吗？未必呵未必。

正因为少女情感深厚内敛，熾热持久，所以，在获得专情男士相许之后，少女不但欢欣意满，而且感觉充实有意义；就如百花在春天里忙煞吐露芬芳，营造缤纷色彩，到了夏天，终于结果成实，有所成就一样。《唐风·有杕之杜》有几句诗：

彼君子兮， 那个人儿啊，

噬肯适我？ 可肯来跟从我？

中心好之， 我心里喜爱着他，

曷饮食之？ 何时才能招待他、欢乐他？

整个春天忙着吐露芬芳，营造色彩，为的就是要满足喜爱他、招待他及欢乐他的心意呀！只要夏天到来，弯弯的枝桠结着蓊蓊的果实，青青的叶下长着密密的果实，那就是一个无法形容名状的欢乐了。女性的恋爱是深厚的、实在的，谁说不然？《小雅》有一首《隰桑》，很

能够表达少女这种情怀——在一片洼地上，长着葱绿绿的桑树，桑叶稠密繁茂，柔嫩嫩，青幽幽，那是多么美丽的一块土地呀！这个时候，少女高声吟唱道：

既见君子， 我看见了那人儿，
其乐如何！ 心里不知怎样的快乐！

既见君子， 我看见了那人儿，
云何不乐！ 怎么能说不快乐！

既见君子， 我看见了那人儿，
德音孔胶。 情话永远说不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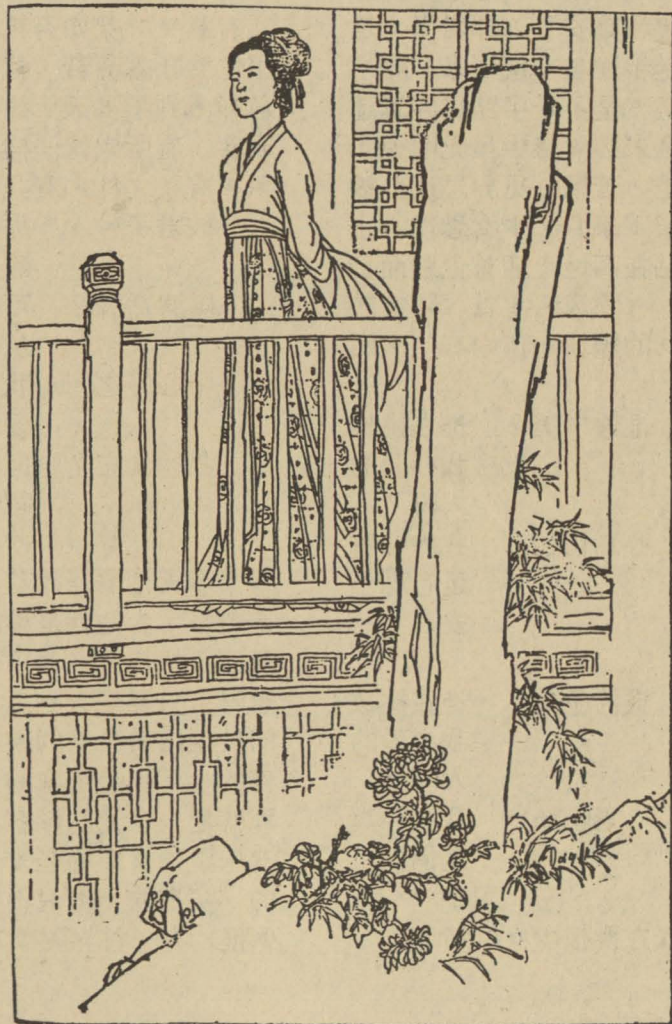
少女追求到了爱情，尝到了仙果，快乐的程度心里头竟无法说出来！仔细想一想，难道没有快乐吗？却又不然。爱情能够使人发狂，能够使人登仙，「怎么能说不快乐」呢！然则，那种滋味，那种温馨，却又像些什么呢？左思右量，依然说不出来！只知道「情话永远说不完」。少女神魂颠倒，神摇意夺，完全是热恋中的言语了。到了第四章，诗人说：

心乎爱矣，心里啊，
爱着他。
遐不谓矣？何不向他
说出呀？
中心藏之，心里深深
藏起他，
何日忘之！哪一天能
够忘记他
呀！

为什么要「深深藏起他」？为什么没有一天「能够忘记他」？因为他是春日忙碌耕耘的见证人，是夏日结果成实的寄托者呀！金圣叹说：「前三章极力说乐，却说不出。至第四章极力不肯说爱，却说得尽情。」很能够点出此诗的奥妙佳处。

少女的情感是纤细的，也是深厚的；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以及获得仙果之后，少女的情感世界仍然是天宽地广，海深山远，有一个非常辽阔的空间，这里头不但缤纷琳琅，而且曲折多姿，让我们一辈子读不清，赏不尽。正因为如此，天下旖旎滢澈的伟大爱情故事，女性往往是主流呵！

心中藏之，何日忘之！



看女诗人的风格趋向

从《大马诗选》

◎张光达

温任平主编的《大马诗选》，于一九七四年出版，为大马文坛第一部现代诗选。此书收录了廿七位诗人的作品，其中只有方娥真、李木香、淡莹和梅淑贞四位是女性。马华文坛上的女性诗人，除了上述四位，较出色的数来数去也只有林秋月、冬竹、洪翔美、郑荣香等人，人数与男性诗人相比之下，可说是寥寥可数，而林、冬诸人现今已停笔不写。晚近较令人侧目的年轻女诗人则有林若隐、邱碧茵等。

本文试从《大马诗选》中的四位女诗人及她们的作品，一窥七〇年代马华文坛上女诗人的风格趋向，探讨她们诗作的内容和技巧，品评她们作品艺术上的成就。

1. 传统婉约派的承袭

方娥真当时二十一岁，她以一种少女特有敏锐细緻的感觉，转化为诗。换句话说，方娥真的诗承袭了古典传统中「婉约」的特色。「婉约」在这里指的是诗中表现了温柔、细緻、含蓄、凄清、纯净。方娥真写爱情，写内心的感情变化，语调是柔美温婉的，虽然诗中的女主角可能承受很深的痛苦。「月台」、「天地悠悠」、

「燃香」诸诗都是如此。比如「燃香」一诗末节：

灯熄以后
枕香栖落你风尘的倦意
依是一室暖暖的春雪
花烛一般亮开了初夜
爱情升华的侍你
品茗燃雪的温香

在语调和意象的运用方面，都深深的显现古典诗中婉约的风格，其中的「枕香」、「春雪」、「花烛」、「温香」词汇在唐诗宋词中俯拾即是。方娥真的这个古典倾向，温任平称为「中华孺慕」①。但方娥真的抒情诗的成就并不止于此，她一方面赋予作品一种精緻深婉的古典韵味，一方面又让其作品洋溢着流动自如的现代感。我想这几句话很重要，一个诗人运用古典意象和词汇，如果无法做到转化和融铸传统，那么其作品便会流于堆砌、陈腔滥调，与把现代感和传统意识冶为一爐的作品相去什远。后者是成功的作品，前者则是失败之作。让我举「月台」作例子：

当最后的挥手欲扬而
垂下
我忽然化为一座断崖
你是崖边将垂跌的快乐
方娥真在处理感情的题材时，能够掌握住瞬息间所涌现的强烈情绪，因此笔下

往往会出现自然而又奇巧的佳句警句。如「你是崖边将垂跌的快乐」一句，「快乐」本是形容词，方娥真却把它转化为名词，且转化得这般从容妥贴，实不容易。

七首诗中，「窗」是一首十行的小诗。这首诗展现出方娥真的才华，兹抄下与读者共赏：

世界上的窗
都在夜里对着灯光发呆
它们同时有着一个古老的记忆
从很久以前起
所有的行人都是陌生客
寒着脸寻找自己的庇护
当你走过长街
当我走过长街
美丽的帘影背后
是什么

某夜作者走过一条长街，看见一扇扇张开的窗子，看见一盏盏发亮的灯，看见一道帘影垂直而下，帘影的后面模糊不清，引人深思。方娥真以少女特有的细腻感触，及一股自我刹那的好奇冲动，捕攫了这一份微妙动人的效果。语调平静纯真，情思含蓄真挚，有一种迷人的咏叹意味，于诗行的转折进行间，托衬出少女的情怀及其感性世界。最后四行含有含蓄、悄静、悠长这些特质，使诗的结束进入一个没

有完结的境界中。

平心静气的来说，「窗」足可比美五四以来一些优秀的抒情短诗，如林冷的「阡陌」、龔虹的「我已经走近你了」等诗。

整体来说，方娥真这七首诗成功的结合文白之长，走的是婉约清丽的路向，题材多为爱情或个人内心的感情，可谓不广。她曾出版过诗集《娥眉赋》，颇搏好评^②。目前旅居香港，以创作小说及写专栏为主，最近几年什少发表诗作。

同方娥真一样，另一位女诗人梅淑贞走的也属古典婉约派的路向，诗选中的「陡彼青山」、「空无的山」、「星星雨」等诗莫不令人勾起古典的联想，发起读者思古之幽情。比如「陡彼青山」一诗中的某些句子：

你暮霭的喃喃语与你眉尖的恨

别时缘何忙折枝枝柳
红豆原不相思 柳枝亦不断肠……

……………
依然是山叠山高 渊压渊深

依然是鸟啼泣血 鸟啼风尘

啼鸟之失旧居 啼难聚之天伦

我步步并移 如针挑细

线

……

稍微熟知唐诗宋词的读者当能够感觉到上述诗行中浓厚的古典气息。古人写送别友人情人怀念友人情人或亲人的诗时，「暮霭」、「折柳」、「断肠」等意象是不可缺少的，柳永是此道中能手，「雨霖铃」一词不知风靡了多少读者。主于「红豆相思」，「鸟啼泣血」都是古典诗中一用再用的意象语，发展到后来已成了一种滥调，不宜再用，除非作者能够从中翻出新意。梅淑贞上述的诗行自也无法跳出这项弊病，诗选里其他几首诗皆陷入这种危机——太多陈腔滥调毫无新意的句子。

八首诗中唯有「尘寰」、「水患」二诗的风格与其他诸诗不尽相同，句中也少有古典传统的意象语，题材也不局限于其他六首诗写爱情写感情心理变化。「尘寰」基本上不脱古典婉约的语调，但作者成功的融合了古典与现代，使此诗既焕发古典的光采，又洋溢着现代的律动。至于「水患」一诗容后再谈。一般来说，方娥真与梅淑贞两人走的都是古典抒情诗的婉约路线。不同的是方娥真用语较为淡雅，想像力较强，古典与现代均衡

，而梅淑贞的诗则用语较浓，古典的成份往往盖过现代感，奇巧的构句也较为鲜少。

淡莹是诗选中四位女诗人里最年长的一个，或许是这个原因，她的诗视野最广阔，题材也朝多方面发展。她写过婉约含蓄的「伞内·伞外」，写过豪迈风格的「楚霸王」，也写过令人低回不已的「海魂」，「水劫」等诗。「喷水池」一诗承袭了古典婉约派的风格，清丽柔美：

一刹那，繁花吐出五颜六色

震慑目光和惊叹
众花神冉冉自水中上升
撒下珍珠融入琉璃

整池的七彩交叠
莲与菊并蒂绽放
我是那枝独立的水仙
永远以秀丽光耀你

今晚，花神设宴于此
斟酌芳香，品尝变幻
每一朵青春都透明
盛在旋转的高脚杯里

廿分钟是一团烟雾
带着赞赏融入琉璃
明午酒醒后
繁花不开在我的睫上
淡莹在「前记」中说：
「七月离台经港，前往观赏

新建的喷水池……。回来成此诗，仍不足以描绘其十分之一。」这首诗是否不足以描绘其十分之一，我们不得而知。但此诗散发的淡丽雅緻的光芒，却牢牢地开在我们的睫上。我们不得不承认作者怀有一份无限敏感、有情而独具慧眼的诗心，平凡简易的语言意象到了她手里，竟能够做到化腐朽为神奇。「一朵青春都透明／盛盛在旋转的高脚杯里」，「一朵青春」是承接前面的「繁花」、「花神」、「莲与菊」、「水仙」等意象而来，「透明」是指喷水池的水，也呼应后句的「高脚杯」，当然也用来形容青春的本质和特色。这两句遣词用字虽然浅易，却是很成功的佳句。淡莹很喜欢写四行为一小节的诗，这种四行体的诗在她三本诗集《千万遍阳关》、《单人道》和《太极拳谱》中占有一定的份量。诗选中的四首诗可划分为两类题材，第一种是乡愁，如「饮风之人」；第二种是怀念亲人，如「那比永恒更永恒的名字」，「长春树」。「那比永恒更永恒的名字」一诗，依然婉约风格，平凡中见神奇，如：「我垂下长发如垂下／流着月色的瀑布」，融情入景而不加任何的感

情渲泄，又如「以爱叠起过去现在乃至未来／渡过异乡深深的庭院」，一种浓淡相宜的情感语句。

从「喷水池」、「那比永恒更永恒的名字」、「长春树」等诗中，我们可明显的看出淡莹的「婉约」与方娥真和梅淑贞的「婉约」的最大不同之处，乃是淡莹的抒情诗中极少用典，或根本不用典（包括撷取古典字汇或意象）。淡莹的诗给读者的感觉是平易淡丽，却又如此绰约多姿。

2. 西方与台湾诗坛的影响

大约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〇年间，台湾的现代诗受到西方的文学理论、文学技巧和哲学思想影响很深，诗篇中充斥着存在主义思想、超现实主义与象徵主义的理论。六〇年代这股流风从台湾袭来马来西亚，提高了马华文坛上现代诗的质，如文字运调的密度较大，内涵伸向多样性，但也同时造成一部份写现代诗的作者诗风偏向晦涩难懂。诗人们受了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的理论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的，都在自己的创作里加以实践。有些作者深入研究相关的学说理论，有些则是读了

台湾诗人的诗，一味往自我内心的世界发掘，表现出人类存在的苦闷和迷惘，轻则扬言孤绝，重则满纸死亡暴毙。这种现象只要翻开《大马诗选》，便可明显的看出端倪，如艾文的「白灾」：

唱一些念珠的
孤独与寂寞
吾人脸色苍白起来
更近死亡

又如黑辛藏的「隔离症」：
有幢幢牢狱向你掷下
比嵌紧罪恶还孤冷地结着

你底来路与去路

这只是两个信手拈来的例证，其实类似的例子在选集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李木香是四位女诗人中年纪最轻的一个，然而却也是受到上述西方思潮影响的唯一女诗人。李木香的诗，诗题很平凡，如「发」、「眼」、「耳」、「唇」，然而诗的内容绝不平常。作者喜欢写佛写禅：「所有的静／都禅了」（一舟霞色），「一窝冷禅」（发），「有佛在你瞳内说禅」（眼）等句。根据笔者看来，李木香的诗所展现的思想更接近西方的存在主义，远甚于佛理或东方文化。「眼」一诗中存在主义的风味历历在目，颇生动地勾划出人类存在的虚妄和悲

哀：

常被神所驻紮
培植了粒粒寂寞
眼，守护着自己看不见的自己
从不曾泣过的泣腺泣起
十年一日地
如一幢雨后失宠的云层
这首诗最后一节也表现出人类对其所处身的世界的无奈与无助：

眼眼相视
犹不能拯救重重营养不良的
视网膜
一若木鱼之不能为鱼
威廉·万·奥康拿
(William Van O'Connor) 把象征主义的理论分为：

- (1)用多数人所知晓的事物为象征，赋予事物个人色彩的意义。
- (2)多用「联感」，也就是把两种或多种官感交错使用。
- (3)不重视逻辑的顺序，强调超理性的运作。

「发」一诗中云、兽、痛苦、黑都是读者所熟悉的事物，但李木香却赋予它们个人色彩的意义：「一窝冷禅」、「发黑乃背阳之植物」。一「窝」「冷」禅，「窝」形容禅的形状，「冷」形容禅的感觉，暗示禅是一窝云，云带着冷意，在此抽象的禅转化成视觉意象和触觉意象。李木香运用了「联

感」的技巧手法。另外一句「发黑乃背阳之植物」更不合理，但在不合理的组合中，读者也可发现些许脉络，「发黑」乃承接「一窝云」而来，背着阳光的地方通常指黑暗，刚好发的颜色是黑色，所以「背阳之植物」与「发黑」能拉上关系，这自然是一种超理性的运作。熟悉西方文学理论的读者必能发觉到「兽」、「痛苦」、「黑」等意象是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作品里常出现的意象。

超现实主义作品的特徵是：

- (1)反逻辑反正统的思路。
- (2)意识自由联想的发挥。
- (3)纯粹通过官感的体察。
- (4)从平凡的题材中带出不平凡的体悟。

李木香的「唇」表现出超现实主义的特色，诗中由唇联想到霞色，由霞色联想到红菊，又从红菊联想到云彩和山色。这一连串的联想过程，很接近意识自由联想的运作。这种反逻辑反正统的思路在李木香的诗中到处都是，无论是意象的配搭或是语言的衔接。我们很难在方娥真、梅淑贞或淡莹的诗中找到这样的句子：「常欲越狱者／是一片赤裸自己

的黑」。

七〇年代的现代诗，很多表现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作品意象过份稠密，为晦涩而晦涩，失败多于成功。这不限于马华诗坛而已，台湾方面也是一样，商禽的超现实主义作品是相当成功的诗作，已有定论。洛夫的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诗作的成败至今犹是疑案。李木香以一个年轻的女诗人的身份，在作品中实践西方的文学思潮及主义理论（也有可能李木香从来没有直接读过西方的文学理论，只是从台湾某一部份的诗作及翻译得到间接的资料和概念。），使她的诗铺上一层轻微的晦涩（并不完全不可解），诗中所刻意经营的哲理也呈现一种青嫩半生不熟的观点。

3. 抒情以外

女性作家女性诗人给大多数读者（包括女性读者）的印象是：婉约的风格，阴柔细腻的笔触，多写个人情怀，爱情亲情是常见的题材，少有触及社会国家民族。

《大马诗选》中四位女诗人的诗的风格趋向正是如此，除李木香往西方思潮的超现实与存在主义发展，其

他三位都有意无意的朝婉约派的道路发展。方娥真是写爱情的个中能手，四位女诗人中鲜有人能出其右。如果把诗选里诸位女诗人的诗题材归类，大致可分列为四项：(1)爱情。(2)亲情。(3)乡愁。(4)自我的内心发掘。果尔，七〇年代这四位女诗人诗中的社会意识及家国观念就很稀薄了。

诗风婉约的梅淑贞八首诗中唯有「水患」一诗深具区域色彩，社会意识也隐约伏于诗行间。试看此诗第一节：

浮肿的阿答叶
像梦中的一块尘土
椰干
一须古一须古地发胀
涉上危桥突
瞥见黑暗那饱腻的影子
Banjir Banjir
潮涌来的
仍是那狂暴的名字

「阿答叶」、「椰干」颇能唤出本地色彩，马来西亚的热带风光。但这些词汇的运用必须是有表现上之必要，在整首诗中构成紧紧的连系，否则就如在诗中大量运用古典事物而无法消化，那般的毫无意义。「一须古一须古地发胀」这个句子很成功，「一须古」和「发胀」这两个词用得很妙。「一须古

」胜在摹拟水流湍急的声音，也指木块漂流的声音。椰干漂流水中，一会儿浮上一会儿沉下，宛似在大水中挣扎浮沉的人，喝了过多的水肚皮呈现膨胀的现状。这里隐含有「意象重叠」的技巧运用。大水淹来，一切天昏地暗，故有「黑暗那饱腻的影子」一句。至于「Banjir」一字，为马来字，即水患或水灾的意思。以马来文字入中文诗，一些人表示无法赞同^③，这些人所持的看法是诗作者应该考虑到外国的读者（如台湾方面的读者）懂不懂马来文的问题，进而影响到欣赏市场的问题。

根据笔者看来，这个疑虑无疑是多余的，就好像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用中文写诗的人放弃中文，改用马来文字，只因为马来西亚的人口比率上以马来人居多。运用一些马来字入诗，如果能生动地表现地域色彩，逼出现实世界的真实面（这里不牵涉到那一种语文执优执劣的问题），虽然就量而言可能会因为传达方面有限制，懂得欣赏的人较少，但这绝不意味作品不好，相反的却有可能是优秀的作品。我们应该记住一句话，文学价值艺术价值不以票房数量来决定。

且让我们回到「水患」第二节：

灌满了泪水的
你正以西瓜红肿似的淫眼

瞅住

一方歪斜的竹帘

「灌满」一词与前节中「发胀」一词有相同的妙处，普通我们说「泪水泉涌」、「眼泪夺眶而出」，但梅淑贞在这里避开了滥语滥调，赋流泪予新异的形容，哭得双眼红肿也被形容为「西瓜红肿似的淫眼」，可谓绝妙。这四行中笔者认为第二行的「似的」的「似」可删掉，使意象重叠的功用更为直接俐落。

最后一节共有六行：

河床生出死土
断木的余身

你便是土中的
一截截的
黑色的鬼魂

「河床生出死土」一句实为矛盾语，「生出」的却是「死」土，然而这确是水患过后的真实写照。最后三句比喻得委实令人匪夷所思，但对于跌入诗境的读者来说，却又如此令人心情沉重，浓厚的悲哀洋溢着字里行间。

梅淑贞的「水患」完全

摆脱了「陟彼青山」诸诗中的古典婉约的风格语调，这首诗成功而「落实」，不似其他诗中动则「孤绝」、「茫然」、「萧凉」、「虚无」。

前面说过，淡莹的诗在四位女诗人当中，称得上视野最广，题材多方面化。雄壮豪放的「楚霸王」收入《太极诗谱》，已是七〇年代末期的事，诗选中的四首诗除了「饮风之人」，其他三首大抵展现婉约清丽的风格。现在且让我们来看看风格有别于婉约清丽的「饮风之人」，这首诗写的是乡愁，以鸦喻人，颇不落俗套。基本上此诗呈现给读者的是一种宏伟的时空，了阔雄壮的时空，由水穷处的域外，写到冰冻的地平线，踪迹由遥远的忘年河写到黑夜千里外的太息。通篇的气势不但磅礴有力，还带着孤傲悲怆的语调。试举一些诗句作为例子：「左肩刚披上秋色／右肩已落满雪花及乡愁」，「远眺无前人，回首亦不见来者」。「积雪上只有他流浪的足印／延伸到母亲双眸的回廊深处」，悲壮中见柔美，这两句也颇有现代画的奇巧构思。诗最后一节一句比一句的语气更重，悲壮苍凉的意境也一句一句的渐渐加

深，终于积聚而形成一股庞大绝望苍凉的心情。

淡莹近年来的诗作多发表于星加坡和台湾，八〇年代的「海魂」写奔向自由的烽火边缘的人民：

倾尽一生血汗，买舟
舟成了风雨飘摇的家
渡海，航线成了无岸之旅

甚至水都有身分有国籍
不容混淆，不许擅改
而你什么都没有，除了
苍桑

你的国籍是淼淼的公海
陆地变成今生唯一的奢望

4. 结论

四位女诗人当中，有三位走古典的婉约风格，这是相当大的比率，也就是说马华诗坛六七十年代的女诗人的作品大多抒情，表现敏感、细緻、含蓄等等的女性感性。爱情亲情是她们津津乐道的主题。西方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及台湾诗坛也或多或少影响了马华诗坛的女诗人如李木香者。

婉约风格的诗作也局限女诗人往其他方面的题材发展，如社会意识、社会现象、民族家国之乡土精神。李

木香、梅淑贞现今已停止写诗，方娥真也改写专栏与小说，偶有诗作也不出色，唯有淡莹一人写诗写到今天，诗笔越写越利，也写下了不少一流的诗作。

四位女诗人出国的出国，停笔的停笔，再次证明了我国的写诗人不能持久创作。目前在撑持局面的女性诗

人大都很年轻，有者甚至不到二十岁，较出色的是林若隐、邱碧茵、泉花子等人。这股诗坛的生力军唯有期待他日再撰一文以详述之。

注释：

①见温任平著《文学·教育·文化》，页76，天狼星出版社。

②方娥真诗集《娥眉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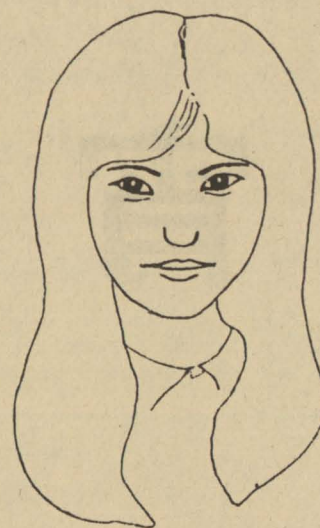
》由余光中写序，受到赞许。

③譬如《蕉风》月刊433期的艾文专辑，方昂的「读诗笔记」一文中认为「艾文没考虑到国外读者？」；又如谢川成的评文中说：「在中文诗里用国语，给人的印象是不伦不类……」。

《大马诗选》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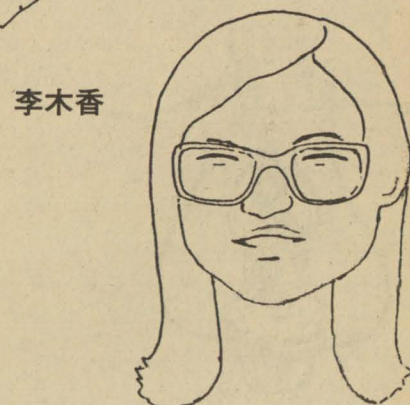
梅淑贞



方娥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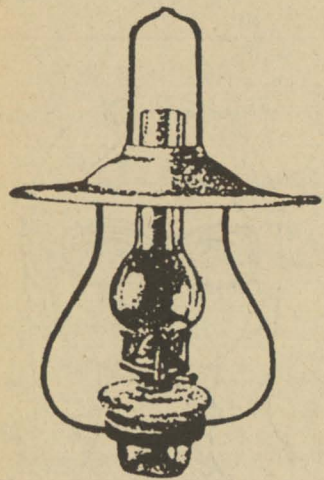


淡莹



李木香

良宵



公元一九七五年四月一天，断黑时分，工作队员小马，一个日头怎么也晒他不黑的青年，夜饭后正蹲在腊子山脚下一条愉快的溪流旁从头到脚洗他白白净净的身子。水很清，当然也很冷。小马听到自己牙齿磕碰着牙齿的仿佛害怕着什么一样的声音。但是，小马他晓得，除却冷，他实在什么都懒得怕。及而由于这冷的刺激，小马变得兴奋，变得快活，甚而至于就想唱歌。想唱于是便唱，这正是他这样年轻人的一个特点。就轻轻唱了《乔治去参军》（唱完以后不由得看了看四周），又放开喉咙唱了《平原作战》里的一段西皮流水：「披星、戴~~月~~下太~~行~~」（听得回声如鸟影一般飞去又飞来）他觉得自己真是很不错一个人物，就自我激赏咳响亮一声嗽。仰头一望，望到高高腊子寨头上升起来一轮明月（他想起一句词：明月明月，胡笳一声愁绝），望到夜天是幼稚园的窗玻璃一样幽秘的蓝（他想

起幼稚园里那个满荷着笨笨的慈爱的胖老师）。这时候他把衣服上上下下早穿好了，迎面又是家书一样有着悠远亲切的四月夜风。这正是油菜花怒放的时节，小马觉得自己笨重的足音无意间溅起周遭油菜花一派惊恐的芬芳了。

到了山愈走愈矮，月愈走愈大，小马便听得低低一句狗吠。倏忽一条大黄狗屎一样射到他脚边来。小马叫了这狗的名字，狗立即起了感动，努力摇自己尾巴，随了小马进寨子。在歪歪一棵老树下，光头赤脚一山里孩子，牵一条黄牛懒懒踏着月色走近来。这孩子站住了（小马望见他两目如星），仰头问：

「马同志，今夜里还教京歌么？」*

「教咧。」

「教新的么？」

「新的咧。」

那孩子得了高兴，汹汹喝牛一声，的的得得便走，回头又喊一句：

「就开始么？」

「嗯呐！」

孩子与牛就不见了，剩近山远山寂默，千里万里月明。

吱呀推开门，小马望到房东妇人正坐在火塘边烧开水（小马晓得这是给自己烧的），披着家织布的一件蓝衣。堂屋里没有点亮，火光跳荡在妇人赤裸胸脯上。小马望到妇人的两只像中学生作文一样干瘪的奶子，望到妇人眼窝里深深的荫影。然而妇人并不遮掩，祇倦倦着问：

「洗呐？」

小马答：「洗呐。」

「冷不？」

「不冷。」

妇人就说：「哄鬼哟。」

小马藏住笑意，也在火塘边坐了下来，把手下意识伸到跳跳荡荡火上，取了狮子抱绣球姿式，说：

「我自己来烧。」

妇人就递过来长长火钳，又捶捶膝盖，起身进屋去了。吱呀的一句门响正如歌唱。

过后小马来到山顶队部

，油亮板凳上已竖满年轻人影子（小马望到光头孩子坐在了最头排）了。梁柱上吊得有一铁丝的网勺，松明子在里面毕毕剥剥燃得正快活。小马就站到众人跟前，教唱京歌。教的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段子。

小马唱：一心，要砸碎，众人便唱：一心，要砸碎，

小马又唱：千年的铁锁链。

众人跟起又唱：千年的铁锁链。

就望到松明子火光里一二十黑洞洞的咀，蒸发出叫做京歌的乱糟糟一团的声音，正如幽幽深谷里蒸发出四月熏人的夜气。小马于是怀了一种说不出的心情，努力豪唱：为人民开出那万代幸福泉！小马越过那些蛮野里夹着庄严的声音（小马想，这祇能叫做声音而不能叫做别的什么），望到门外月下的山岭，望到板栗树的影子和金毯子一样毫光四射的油菜地，发觉自己原来竟也变了调。

教唱完了，众人发一声喊，四下里就散尽了，单剩下前排光头赤脚孩子还坐着。小马就问：

「还不走？」

孩子说：「马同志，明天还教不？」

小马说：「教呢。」

孩子说：「教易得的么？」

小马反问：「今夜的蛮难么？」

孩子说：「难！」

小马说：「那，明天就教易得的！」

孩子得了高兴，「嗯」一声，递给小马一只冰冷煨山等，转身叭哒叭哒就走。四下里顷刻静极。

小马蹬着月水回住屋，记起初来的一日，山中迷了路，四野也正是这样的静。喊：有——人——么——？听得自己的声音那么大，又那么远，祇觉得有味，并不怕。小马推开堂屋的门，火塘里祇是一团疲倦的火灰了。小马闻到柴烟的味，又听到隔壁妇人的鼾声；想起上山来第一夜，有汉子坐在火

塘边打山歌，妇人也正是这么歪头困着了，鼾声如松风。

小马回到自己屋中，横竖没有睡意。他想写一封信，告诉那些千里外生活在钢筋水泥屋中的亲友，山中的农事稼穡，风物人情，悲怆或欢乐，但他没有写；他想念一阵子书（他带了好多的书到这山中来），但他没有念；他祇是枕着自己的双臂懒懒躺着。月光照进窗来，他想起若干闪烁的旧事，他于是将一颗年轻心泊在旧事的温馨里。他听到一只夜鸟在什么地方咕咕了一声，过后便是广大无边的静。祇有不远地方一泓山泉淙淙流淌，无有穷尽。

又过了片刻，小马听得山腰水碾子房的柴扉吱呀一响，旋听得有登音，犹疑里夹着坚决，渐渐拢近过来。不久，小马的门便被一只小小的手敲响了。

小马问：「哪个？」

门外的声音说：「我。」

小马又问：「你是哪个？」

门外的声音说：「守水

碾子的。」

旋又说出来自己的名字。

小马「哦」了一声起身点亮，把门开了。

月光里站着一个姑娘，穿紫花的衣裳，手里仿佛还握住什么一样东西。

姑娘问：「马同志，没困着？」

小马说：「没。」

小马说：「找我甚么事？」

姑娘不好意思模样，就说：「找你讨点煤油呢——没有油呐。」

小马这才看出她手里是一盏没有灯罩的空油灯。

小马于是说：「哦。」

小马又说：「这么晏了，还点亮做什么？」

姑娘说：「做鞋呢。」

小马一面给她倒油一面又问：「做鞋，明天做不得么？」

姑娘就答：「明天有明天的事。」

小马倒满油，把灯盏揩了揩递给姑娘，仍很好奇，说：「何事一定忙成这样子呢？」

姑娘低眉，半晌才羞羞着答：「过两天，要嫁人了呐。」

小马声音高起来：「嫁人？嫁人？要出嫁了？」

姑娘不抬头，说：「嗯呐。」

小马仍很高声：「嫁人，嫁人，嫁到什么地方去？」

姑娘遂说出一个地名。这地名在小马听来当然陌生。但小马觉得这地名无端地很美丽（小马立即联想起一幅有风车的俄罗斯风景画），而且，无端地就很远，仿佛天边一颗星，一片云。

小马「哦」了一声，这才很注意望了望灯下姑娘的脸。他来了这么久（三个月了），居然从未留意过这么样的一张脸，他一时甚至想不起这张脸给他留下过任何印象。这世界上有一些脸，普通就像是一棵树，迎面不会注目，回头不会张望。而这姑娘的脸恰好是这样的一张脸。况且小马想起来，这姑娘平素是从来不说话，甚至也不笑的。小马想，这或许就是对她不曾注意过的缘

由吧。小马望到姑娘的额头，明净舒展有如雨后晴宇。这额头正泛出来一层健康、善良、纯朴、并且幸福的红光。小马还望到姑娘的鬓边，斜斜插得有一枝油菜花。小马倒抽了一口气，立即觉得这月夜熏人的芬芳，皆源自姑娘鬓边这一朵奇妙金黄菜花。小马遂有些呆，站着，手脚不晓得如何摆，方始自然。

姑娘就抬头说：「走呐，马同志。」

小马说：「好。」

姑娘又说：「马同志，京歌好听得很呐。」

小马说：「好听得。」

姑娘说：「我走了呐。」

小马说：「好。」

「多谢。」

「好。」

小马就看见月下一朵金黄菜花，梦一样地飘浮走了。

小马，这年轻人，在床上又听得淙淙山泉的响动了。小马觉得，那绵绵水声成了碾子房里要嫁人了的姑娘手中线，一针针是把惟有她自己晓得的心思纳进这辽远

静穆山寨长夜了。

过了几天，寨子里一阵热闹，果然是那姑娘出嫁了。

小马想起那地方名，仍是觉得美，而且，远。

第二年春上，工作人员小马，要回省城去了。

这天吃过了早饭，行装打点了，心想下午就到公社集中，明天坐汽车，又转火车，回到省城机关里，成天又与报纸文件会议讨论滚到一处，或许一辈子再也难得到这腊子山来了，不免有几许怅惘，有几许留恋，就把腊子山前前后后看了一遍。山南山北正是青黛，云飞阳雀子也飞，春日暖意微风四面八方吹动小马宽宽的衣襟了。

这时小马望到山腰石板路有一粒人影，愈晃愈大，就觉得这人影有些眼熟，一时又想不起来，正犯踌躇，那人影忽然就发惊喜一声喊：「马同志！」

拢近来时小马才认出，原来是一年前出嫁的守水碾子那个姑娘。

房东妇人闻声出门，紧

紧捉住姑娘一双手，大呼小呼，于是四面草蓬里又拱出来一堆采蕨衣的妇人了。妇人们围住出嫁后头一回归娘家的姑娘，问长问短，雀噪一片。小马也在人堆里，望到姑娘差不多是老样子，祇是胖了些，又挽了耙耙头，背后竹背篓里东张西望正探出一颗小小脑袋。小马就想，她不是姑娘呐，她做母亲呐，她是地地道道一个妇人呐！便听得做了母亲的地地道道妇人大声说起自己在夫家的日子（小马又一次听到了那个地名），说起柴米油盐，说起崽和猪，出门做工夫的男人，说起婆家、田地和收成，说起自己做梦也想娘，想不懂事的弟妹，想娘家欠队上的谷还未还清。小马从这先前少言寡语的女人说话口气中，听得出来她生活得极艰辛，然而也极快活。他望到日头晒黑的她的一张脸，荡漾的是夹着倦怠的兴奋和夹着忧虑的爽朗。她说话甚至有了一种很惹人喜欢的坚决的响亮和坦真的明快。小马便想：好的，好的

，好。小马又想起那地名，心中响起一支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小马想：好的，好的，好。

而下午，小马鼻子酸了一阵后，就离开腊子寨了，汽笛一声，从此没有再回来过。

他会记得这个苦乐兼有的地方么？

当然会。

许多年过去了，小马被人称做了老马。

被人称做老马的人，十五年后一天，也正是四月夜，坐在自己书房里（多年来他买了很多书），看一本书又看一本书。这情形有如抽一枝烟又抽一枝烟，过后云消雾散，全记不清书里头说的是什么。他于是明白自己并不是看书，是藉了看书来分散郁结的心情。房里很静，是一种空空荡荡的静。自从上一个月同老婆吵了一架，老婆带着独生女儿冲出门去，这屋里以后就有了这么一种空空荡荡的静，叫人想起荒草丛生的弃园，或黄昏昏黄的荒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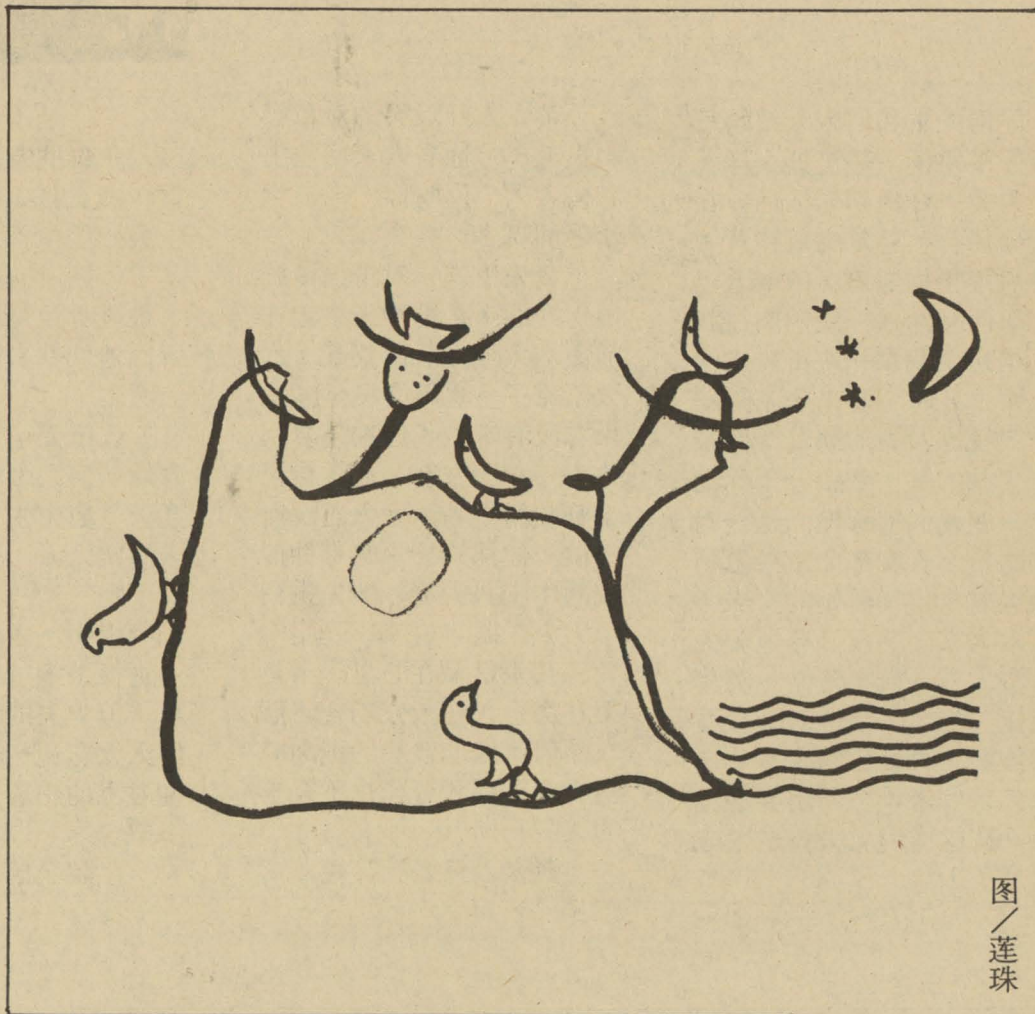
老马扔掉一本克里斯蒂的侦探书，熄了灯，仰躺在床上（床上的被子没有叠），枕住自己双臂（他一直有这种习惯），抽烟。烟灰掉在胸前白生生一堆不知道。过后觉得屋里的烟味太重，就起身把门拉开，不料一泓月水泻了进来。老马一惊，就踱到阳台上。举头望到高高天上一轮明月（遂想起那句「明月明月」的词），望到四月的夜天是深远亲切的蓝（又于是想起幼稚园的玻璃和胖老师），老马顺理成章记起了十五年前腊子寨那一个月夜，那一个在溪里头洗澡，又给山民们教京歌，还有守水碾子的姑娘对他说她要嫁人了的散发着馥郁油菜花香的月夜。老马就想起了房东妇人，光头孩子，还有鬓边插一朵金黄菜花的山中女子的一张脸。这张绝对容易遭人遗忘的脸，这一时居然那么清晰展现在了老马恍惚的眼前，笼着健康、纯朴、真率、羞涩而又幸福的光芒；老马甚至还清楚记起了一个美丽又遥远的地名。

于是老马感到了喉咙里有一股什么东西横横梗着。他想吐出来，他忍了忍，然而忍不住，终于吐了出来。于是

这东西成了极粗鲁一句骂人的话。

他骂谁呢，这个老马？

*当地人把京戏唱段叫做「京歌」。



图／莲珠



◎方晶

恩爱夫妻



何先生和何太太结婚已经好多年了，还是那么样恩恩爱爱，好像初恋情侣。在大众场合，总是搭肩钩背，并肩搂腰拥抱着、依偎着，吃东西时你挟一块鸡肉往我咀里送，我拿一块鱼放进你咀中。还时不时来个亲热动作，抚摩对方的膀臂。你亲一下我的唇，我亲一下你的脸。朋友们都称他们是一对接吻鱼。大家都非常羡慕何太太有个这样爱她的丈夫。何太太常向朋友们夸她丈夫潇洒大方、气宇轩昂、英俊挺拔、玉树临风，对她又温柔体贴，真是世间少有。还说如果有来世，还是要嫁给他。有这样的丈夫真是心满意足了！

黄太太开玩笑的对自己丈夫说：“你看人家何先生和何太太！你呀你，应该学学他们呀！”

黄先生这一对是很传统很保守的，是那种先生走在前面、太太在后面直赶，太太不见了，也不会发觉。太太有没有吃饱，他都不会问一声，和朋友在一起，自己大刺刺的坐着，太太有没有座位，他都不管。是那种传统的中国式夫妻。黄先生白了太太一眼，说：

“爱是藏在心里，亲热要在房里，在大众场合，朋友面前，像演戏般的把肉麻当有趣，那我可死也不会干的。”

黄太太只好笑笑说：

“你是不懂情趣的人。”一群朋友都已是儿女成群，拖女带儿的。只有何先生夫妇美中不足，结婚快十年了，还没有生育一男半女。最近听说可以人工受孕，所以他们去找著名医院的大医生。

人工受孕手术非常复杂麻烦，何太太在医院住了好几天，何先生天天都带鲜花去探望太太，见了面又是亲一下咀、亲一下额，摸摸手、摸摸脚，表现得更加亲热。进行手术过程虽然很简单，但丈夫的温柔体贴，使何太太忘记一切辛苦，心中甜滋滋的想著那即将来临的小宝宝。

出院之后，有一天何先

生对太太说：

“你乖乖的在家里休养，我要出差两个星期，你不可太想念我，影响肚里的小宝贝，我很快就回来。”又亲了亲太太的樱唇，做太太的满意的笑笑，点点头。

三个月后，有一天早上，何太太躺在沙发上看报纸，忽然电话铃响了，她慢慢从沙发上站起来接电话。

“喂！找谁呀！”

对方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应着：

“何太太吗？你好，我这儿是××旅行社的区先生，你还记得我吗？三个月前你和先生到××去旅行，玩得很愉快，最近还想到什么地方去旅行吗？我可以替你们安排。……喂！喂！何太太！”

何太太拿着电话，楞在那儿，冒出了冷汗，直瞪着眼，出不了声，对方还在“喂！喂！喂！”

何太太想着这是怎么回事！三个月前！丈夫不是说去出差吗？自己自从做完手术，呆在家里，没有出过远门，怎么和先生去旅行。难道他和别的女人一起去的。不可能的，何太太一厢情愿的自我安慰，他向来对我这样体贴、这样好，没有可能的。一定是旅行社弄错了，但旅行社知道家里的电话号码，又知道何太太。何太太两眼迷惘，痛苦得不知如何是好。不知要向谁求助，不知要如何求证。以前在朋友面前，把丈夫说得只有天上有世间无，把话说满了，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何太太心痛如绞，毫无主意，紧抱着头，坐在沙发上流眼泪。忽然想起和她最谈得来的朋友秀丽。她用发抖的手指按着号码，铃声一响，马上喂的一声，是秀丽接的。

“秀丽……”何太太叫了一声，喉咙像塞着什么似的，讲不出话来。

“喂！喂！你怎样了？什么事呀！”对方秀丽也听出是何太太的声音，急急的喊着。

“秀丽！你知道我丈夫在外头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何太太有气无力的问。她多么希望对方是否定的。

“怎么！你已经知道了？……”

何太太听到这句话，拿着电话的手一松，整个人晕了过去。

玫瑰花车与乐队

◎黄美之

加州柏城(Pasadena)每年除夕夜的街上排排坐及元旦的玫瑰花车游行可称是世界上一奇特的集景。难怪有人每年远道而来，乐此不疲。我因住在柏城，又年事日增，对此已渐渐失去兴趣，但自从台湾的中华航空公司有花车参加游行，血浓于水，我到时准走路去卡娜拉多大道边颠足伸颈的等着看华航的花车，也总是顺便的看了星加坡航空公司的花车。唉，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华航的花车堪称富丽堂皇，也很细致，但气魄似乎总是不及星航的。尤其是前年吧，华航的花车两边用穿古装的小姐伴行，风吹乱了她们的衣裙，艳阳又直逼粉脸，一里走下来，小姐已花容失色，令人怜悯。再看星加坡的花车，火龙吐焰，已咄咄逼人，而护航的小伙子敲锣打鼓的精神旺盛，令所有观众欢欣呼喊，很使我这东方人受用。今年新航没有来参加，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却第一次来参加了，花车体积不大，却也能使雅俗共赏，展现了那橡胶王国不亢不卑的气势。而最使人注目惊喜欢呼的队伍却是印尼的了。印尼也是第一次来参加这游行，花车也只是中型的，实在他们出一部花车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的是展现他们的乐队。这乐队是印尼一个有钱人的构想，他认为他的公司应该有个乐队，一个可去海边演奏游行的乐队，大概他心目中就是这柏城的花车游行吧，他特别从美国聘请了一位乐队教练去印尼教一班青年人，刚开始那些小伙子连乐谱也不认识，有时在车房仓库练习时，外面暴风暴雨，真是里应外合的一片巨响，真假对错难分，但经他一年苦心的教导，带着那一群小子初次出国就来参加这盛大的玫瑰花车游行。他们不但吹打的整齐高低有缀，而士气竟是游行队伍中最高昂的。他们的制服是印尼的风格，简洁大方

，一位伴乐队而行的美国太太，也精神抖擞，在她脸上绽开的微笑就是衷心的为那乐队所感到的骄傲与欣慰。而在乐队之前还有三四排穿着印尼各式国服的男女，这排场使那走在最前面的花车透着一份神圣，而花车上大书印尼共和国，还能有比这更好的形象制造吗？反观华航的花车，又是用京剧的脸谱作主题，京剧脸谱是大有学问的，但在此时此地就有如对牛弹琴了，洋人只知道脸上画花是印第安人，非洲

行表演也可说是专业性的了，也是一种最大最有效的公各土著之习俗，这岂不与台湾所诉求的商科技。经济繁荣的形象背道而驰吗。也许华航觉得洛杉矶这码头是再熟不过的了，参加花车游行只要花钱找专门设计花车的办理即可，却不知任资讯如何发达，人乡问俗仍不可免。这花车游行论其午台是六里的路程，观众是来自全美甚至欧亚各国的人士，总是上千万之众，而且已经有一百〇一年的历史。所以这游

关，岂可等闲视之。

每年元旦后的第一个星期一，花车游行委员会即开会商讨下一届的游行，因每年只接受二十二队乐队参加，所以要早早报名才能有机会参加。我希望明年华航也派一个乐队来，使其花车不但有色也有声。台湾有那么多爱好音乐的年青人，让他们也来参加这国际性的吹奏踏步，也是一种乐群的教育，对他们身心有益，而对我们美国的华人是一种最甜美的振奋。



图/莲珠

康乃馨的色泽

◎ 刘珩

1

雨后，初夏的闷热顿时消解了许多。坐上台阶，一个下午看着两只小花狗相互追逐着，从宿舍内窜到草丛，又趴在台阶边。轻风拂来五月的清爽，好似带有一点香味。寻索一下，恍惚在昨日。

昨日一夜辗转，迷朦中不时有晃动的花影亭亭走来，有淡淡的香味，柔柔的微笑。

今午，在风中抬头望着几朵康乃馨连花带叶，红红的、黄黄的从空中洒落下来，不知是那一位孝子遗落的，那么无心？还是那几朵落英是来自远方？

思念慢慢地回荡起来，就如一口井被投下顽石。

2

是呵，一口古井。四年的暂别，说久不久，说短，情牵时又仿佛隔世。佳节思亲，人之常情，可今回心绪的波动，是四年来极力不想家的压抑，终于还是决堤了。

离家不过几年，想不想家无所谓，男儿本色是也。今几个，今几个却……

起身回房沏一杯茉莉香

片，掀起报纸，五月十三日，母亲节。朵朵康乃馨，在广告儿童的脸上灿放，在旅人文章千回百转的情意中致上祝福，在我午后的心情挑起遥远的追忆。风轻轻的飘拂，草尖点染夏雨后的清凉珠儿，一片闪绿绿中有草根香扑鼻，夹着茉莉茶香，还有母亲的乳香。

电视荧光幕上，正传颂母亲节的赞美。

香片喝完了。关上电视。泪水自眼角慢慢滴落。

真想问：家乡今午有雨吗？是否同样有人于雨后叹息关怀？

3

两包行李，母亲挤呀挤的，希望我能多带一点。拎下楼梯，母亲在门口送别。父亲仍在楼上睡得酣沉沉。当天，梳邦机场天色迟迟未亮，就像不肯让那挤压的心情透出一口气，好带一点晨曦的新鲜与舒爽。

两包行李，四年之羁旅，从此展开。

和母亲挥别的那一刹那，年轻的豪勇和伤别顿时交集一心。理想是启程了，但也曳起数不尽的牵挂和期盼。

深夜残灯独守，从记忆中掉出一张挥别的相片，那一片黑白中，我无意一瞥母亲红濡濡的眼眶，就在我身影钻进车子那当儿。

唉！忘不了满眼的期待，不只在这四年里，而是一辈子。

4

家里寄来一封信，夹着的照片滑了下来，看到母亲抱着外甥女，脸容微笑。注视良久，我终叹了一口气。

母亲是老了。

记得小时候偷看母亲和父亲的结婚照，那时母亲美丽中带点儿刚毅，所以母亲能吃苦，如今呢？

一脸皱纹。可是，她永远是最美丽的一朵康乃馨。不知是否所有为人子的都是这般固执？小时候在病床边照顾自己的，除了那温暖舒服的胸怀，又是谁呢？

看过为人母亲在临盆时的号叫，心中也不自觉一番颤栗。想最近课忙，家书少写几回，不由满怀惭愧。

母亲节，却无法陪伴母亲左右，唯写下这几行愧赧之言，以解身为人子万般不安之心。

可是，能解开吗？

5

能解得开吗？窗外五月天，一阵风旋起，天色又暗了，看来一场大雨又在蕴酿中。台湾天气多变，谁也不能掌握。一股冲动，起身走回到适才的台阶边，掇拾起那几朵被人遗落的康乃馨，像用双手掬住红红黄黄的甘泉，慢慢领略、体悟这大地无私无竭的润泽，永远永远的……

母亲节感思随笔



燕风

稿约

- 本刊欢迎各类文体稿件，评论、创作或翻译皆可，唯须以中文写作。
- 译稿请附原文，并注明出处。
- 来稿请以有格稿纸誊写，谢绝影印稿件。
- 如非有特别理由，请勿一稿两投。若投来《燕风》稿件曾寄往他处，敬请注明。
- 来稿内容避免涉及政治、种族、宗教、教育等敏感问题。
- 请自留底稿，如需退稿，请附回邮信封。
- 本刊对来稿有权删改，不愿者请于稿末注明。
- 稿末请以另纸书明真实姓名（中英文）及通讯地址。

大处着眼，小处采光，

认识



姚拓

◎ 郝毅民

(一)

姚天平，姚拓是同一个人。他是我的朋友，我叫他老拓。这个“老”字故然是老少之老，但在“中州”河南一带老又有“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坚持不断的意思。我认识的这个朋友就是个不停止开拓的人。与岁月俱增，心智，亲情，友情，事功，兴趣都在拓展中。

“人生是个生活的过程”，这说法有宗教性，也有实际性。

“人活在自己的记忆中”，是心理的，也是哲理的。

在海外华人世界的读书人群中，提起姚拓都至少是耳有所闻。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实在是人所共知，在这里的文化界，文艺界要办什么活动，没有姚拓就似乎不入规格。不久前马来西亚的佛

教组织要写一部宣传佛教教义的戏剧，他们明明知道姚先生是基督徒，却理所当然的来找他执笔为佛教宣教创作话剧。你猜怎么着？老拓答应了，还放下手头急务，躲起来两周之久，一口气完卷交差！佛教人士大为欣赏。不可思议啊！原来老拓还背着耶和華读了佛经。事后还逼着他的年轻朋友们免费画舞台布景。这种事他作得多，他所获得的报赏实在十分抽象，只落得人家说：“姚先生是个热心肠人。”或则简单的说：“老姚，好人！”而老拓呢，总是眯着眼，笑脸答谢。

我认识老拓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都是在他很风光的时候。三十年到二十年前从《蕉风》月刊我知道他的大名，他是主编；二十

年到五年之前我投稿《蕉风》，这时候我知道他还办有《学生周报》，《学报》，而最重要的是他编写发行新马华文教育的华文教课书以及与教学必须的作业簿和参考资料。我觉得他正在做着一份不朽之大业。心想：“此公不简单！”我们还没见过面哩，可惜在这个阶段上我已离开了新洲寄籍在纽约了。五年之前我回新加坡探亲于归陈氏的女儿小菲，由瑞献安排我与姚先生初次见面。

这第一次见面在新加坡，有两日之久，谈了不少话，十分相投。老拓有一句结论：“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在纵容之中不乏生动的感情流露，谦和之中有自我把握的不为不让

；言谈在平实之中不乏俊智与风趣。偶然有滔滔不绝的发言，往往也有默默的静听。姚先生的面貌属于“田字型”，因为轮廓圆润，虽然岁月已增，看来犹如幼年，“孩儿面”正是这个样子。他的衣着清洁整齐并不华贵；他可能偏爱一种服色，那是一种“秋香色”微微偏灰。

我们谈到战争——为什么不同呢？我们生下来在战争中，长大在战争中，成年时参加了战争。但是当我知道老拓的正式出身是“军校十七期步科”我还是感到意外。因为从科班军人，从冲锋防阵一变而舞文弄墨、写文章编教课书，实在是向南走而成就在北方的非常之事。我已暗暗的想：“此人值得研究一下！”

这一次欢聚之后，我又返回纽约，偶然有过数次通信，一晃五年了。今年八月我又来到新加坡，特于十八、十九两日飞往吉隆坡拜会老拓。他提前结束了在中的重要会议驾车到机场来接。他伸出热情的手握着我的手，满面的欢笑；我眼中看到了一位老少年的容光。

从十八日中午到达吉隆坡，首先在八打灵的旅馆落脚，午餐后到姚先生工作的出版社印刷厂书库谈话参观

。印象最深的是那两座书库，占地很广而名山架上书丛整排。这些都是老拓与他的朋友们的心血；而老拓就在我身旁，他轻轻的细声细气加一点解说，使我身如在春风中。这时候他忽然预约我他日再来，希望能和我去游沙巴、砂朥越，对我说：“在那辽远的海岛之角，荒村野镇也蕴藏着儒道与经史。”老拓有一份欣慰之情，而我有敬仰之心。这不关财富，不关显爵，它是一种老农在收获时的微笑。我们远离乡土，自放海外，心的深处，宏大的失落已经蒙胧。狂呼口号与泪下如雨都不足以畅我的胸怀，唯独能创办文化事业于域外，堪慰平生。老拓已经不朽。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地球上人类的苦难，亚洲地区的凋版，在新马一带老一辈的“华侨”老去的，逝去的，却正在此时有大批的华人移民在异域挣扎求活。于是，姚拓和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静静的、艰苦的肩负起文化传递的工作。今天在马来西亚七岁以上到六十岁的华人老小，作为一家之长，或家中子女，有谁不接触到由姚拓及其朋友们所编筹的华文教课书呢？至于在华文的文化经济圈中，

由《学报》、《蕉风》培养的人材，迄今已布散在马来西亚所有的报章、杂志社内，有的早已成为重心及骨干人物。留学在外的也很有成就。

八月十九日中午在八打灵的大人餐厅，由姚先生主催的蕉风文友聚餐会上，我切身经验到这种文化熏陶的茵蕴。那是亲切的、无隔的、自由自在的“情意志”的拍肩喜笑。在这一群朋友中《蕉风》的编辑五代同堂：姚拓以创始人兼主编，接下来是陈瑞献，梅淑贞，王祖安，许友彬。另一人留台未归。而发行黄金城先生那样的年轻沉静，经手作业精到。一个个都是而立到不惑之年的英杰。他们的友情像清泉之水洗掉我尘染的年华。而老拓一面为我介绍新朋友的姓名，同时在纸上把名姓写给我。这种细腻体贴之情，使我放松了会见新朋友的紧张，好似有一根稳稳的支柱就依我而立着。

在此一会上我新交的文友，还有公羽介、牛忠、早慧，专科医生杜志昌及夫人，每一位都是有所不为而又锲而不舍的非凡人物。

(二)

《美丽的童年》是姚拓童年回忆录，同时写下了他

的故乡以及家人的生活情形和环境。他十分珍惜那些生活经验，写来十分真切生动。要了解一个像姚先生这样的人物，这本回忆录实在非常重要；再把他描述的局部家园放进宏观的系统中去，立刻会看到一幕历史的轮转在怎样塑造一个历史性的人生。我有幸作为姚拓的朋友，能有机会来写下我对他的认识。

首先我们来认识他的故乡，河南省巩县，而他住的村子离悬城北三十里，南下离登封悬境内的嵩山少林寺十五里。五百户人家的农户在一般地图上占不上一个小点。

河南省是明朝分划而定名的，因为它的位置正好在黄河中下游的南岸这一面。在更古的时候中国分为“九州”，而此一地区正居中间，所以叫“中州”，或“中原”。历来因为生存、游牧、经商，尤其是战争，你来我往中原的居民中包含汉、回、蒙古、满各民族。在开封还有中亚迁移而来的犹太人。

被尊称为“民族母亲”的黄河，显然在古代是哺育过中原的人民，那古老又进步的文化有殷墟的甲骨文为证。然而古老的黄河自陕晋

边境折向东流而进入河南，横贯省境的北部，水流湍急，冲过著名的三门峡，流速骤然减慢，从上游携带的泥沙沉积下来，河床逐渐高起来，战乱不已，水利失修黄河两岸的堤防也越筑越高，而河底床位比地平还高出三至七米。一旦水涨堤破邻河田舍尽成泽国。姚拓在《美丽的童年》的“自序”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旧的悬城（巩县）靠近洛水（黄河水系），不知是多少年前洛水水涨，竟整个湮没了悬城，城内地陷，只留下了四周的城墙。现在的城市是一片死水的小湖，浅水处偶然也有几朵落花。经过了若干年，小湖内有了鱼类。我第一次吃的鱼肉，就是这个死水湖内的出产。那鱼只有三四寸长”。……

查地理，巩县正在黄河南岸边，上游有洛阳，下游有开封，都是鼎鼎大名的城市，而巩县正在这两大名城相离的中点上。洛阳历史悠久有“九朝古都”之称，就以民国初年（一九一一年）时代说吧，大军阀吴佩孚曾在此以“八方风雨会中州”称霸一时。开封，古称汴梁，宋代此城的发展，据近人研究为当时地球上最大的都市。而巩县除了民国内战时

期以那里所造的步枪稍为人知之外，祇有被称为“土包子”的份了。“自序”中“地陷”的现象恐怕是由于水灾时留下的泥沙围攻湮埋所致吧？广大的黄土平原，水涨时洗刷它的财富，水旱时枯竭它的生命，中原啊！中原。

“地利”如此疯癫，而“天时”又很吝啬，河南属于暖温带到亚热带气候。冬季严寒雨雪少，春季干旱风沙多，夏季炎热阵雨丰沛，占全年降雨量的一半。年度的平均雨水却偏低。

《童年》的个人经验把上面宏观的印象充实起来。从一个幼年生命的长成，看看他今日的发展；我们会体会到这一片黄土地，干旱年，养育着生命，刺激着生命；怎样锻炼着一个生长的人。天时地利合起来，可视为一座“黄土洪炉”用自然的火，要把矿砂炼成一块“猪铁”（Pig iron），再加现代的烈火而成精钢。

还是看姚拓自己怎样说吧：“乡下人虽然‘土’，但‘土’也有‘土’的好处，他们那种守望相助、谦虚诚恳、朴实良善的性格，永远不可能在都市中找寻出来。同样的，我的童年，虽然没有一件自动的玩具，虽然

没有一块可口的糖果，可是，我们游玩的天地，却也是城市中孩子们所不能想像的事情。我们家的房屋及庭院并不广阔，但出了大门就是一望无际的原野，就是我们永远玩不尽的乐园。我们天天与泥土、草木、虫鸟接触，也就连带地沾染它们身上的泥土气息。”我在细想，什么是‘泥土气息’呢？它怎样染上身来呢？原来从实质的大地泥土、草木虫鸟，跃升到一种抽象的概念‘泥土气息’而是要通过了人类大脑的思维活动而升华的产物。在人格的形成上是纯洁的赤子吸收客存而异化自己（Alunation）。这种精神的成长是接纳了客存的实际：大地，生长，草木庄稼，虫鸟家畜都以自己的生之天性而竞争，互利，而完成天地之生理而继续存在。这种“意念”（Ideal）抽象的在下意识的层次里，作为一种动力与指导原则，在必要时发生作用。在他本人只以为“理应如此”或“生性如此”，不会自我明察到它是源出自幼年的生活记忆。良心深处的烙印。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同时同地生活的人都能获得这样的灵感。他的人身本质，抚养过程中的某些暗示成为

正性作用。在《童年》中关于父母的事，虽然着笔不多，但凡提到的一丝半点，在姚拓的记忆都十分鲜活。这里我祇引两点就足以照明一般了。

在《父亲的粪篮》一篇中曾提及为了天平想尝尝村上唱大戏时候的煮羊肉牛肉的美味而没钱买，姚拓回忆说：“我母亲曾经当着我的面，有好几次骂父亲是‘吝啬的老头子’，说他死了连半文也带不进棺材去。可是父亲捻着白胡子笑了笑，却仍然不肯拿出半文钱来。”这个回忆写得简单，生动，甜蜜，因为这是一幕夫妇之情，亲子之爱以最真诚朴素的言行表现出来的实际生活。包围在这份爱里面的核心，就是当年的姚天平，今日的姚拓。

在《不哭——打到你哭》一篇中记述了“丧父，葬父”的情事。在民俗学上它是一篇上好资料；而在父丧之即时儿子们哭不出声来，用今天的知识说，是‘情感突发时的休克状态’，但是在那个时代，那个地方是不合礼法的。在比她丈夫小二十岁的母亲眼里心里是决不可容忍的现象，把她自己的哀痛之情化为忿怒，“气得颤抖着双手，举起棍子，一

边骂道：‘你们的爹死了还不哭——难道等你们的娘死了才一齐哭吗？’隐藏着“与夫同丧”的哀悼，姚拓在此一篇开头时写道：“每逢我想起我父亲寿终正寝的情形，仍然要偷偷笑出声来。”他所引以为笑的当然是那些假情假意的号哭，装模作样的吊丧。姚拓是性情中人，早在他少年时代的性格形成中植下了基础，重真情而轻虚表。在他感受人于下意识里，他知道，父母虽有年岁上二十岁的差别，他们之间是有一种挚爱存在的。父亲的‘寿终正寝’在儿子的心中并没有遗憾。但是他怀念着父亲。他们父子的关系在那时候已经脱出到礼教严父孝子的形式之外了。幼年的天平已奠定他今日作父亲的开明。

请读者在意，姚家只是农家，和其他的人民一样在那样的天之下地之上挣扎，忍受，发展。而他们的生活中爱恨比任何人都不缺少。他们面上晒得黧黑，手脚上的老茧，都是与天地斗争的勋章，是一种‘人定胜天’的精神象征。《在炎热的棉花田内》姚拓很亲切的描绘了“天人之争”。炎阳在天，热气攻身，口干舌燥，汗下如雨，但他们坚持锄野草

、正禾苗，在天地的压力下，夺取到棉花的丰收。

优良人格的完成，没有他个人的主动作为是不能铸造成器的。童子天平，应该说是出于他的基因遗传，得天独厚，他应用自己的肢体，头脑，表情，充份又活跃的度他的童年。儿童喜欢娱乐游戏，没有现成的，就凭自己的才能主义创造。游伴中，人多趣大，但是没有组织就只有乱而很少乐趣，因此要发扬组织的才能。

在现代都市里儿童的玩具千奇百异，五花八门，斗巧争新，被视为幸福儿童的玩具。但是，在不知不觉中富家儿童总比贫家儿童占着上风。相比之下，有一部份富家儿可能会养成了虚骄；而贫家儿童中也可能暗暗滋长着嫉恨。而基本上这种‘幸福玩具’至少缺乏鼓励幼儿发展本身创造性的推动力；至多因为操纵玩具增加某种常识。我们看姚拓在《童年》回忆中所写的《炸弹，地雷，疤痕》，《打架的勇气》，《牧羊人》……其中的体力劳动，运用思想，甚至运用幻想，发动组织。我们重视这些简单朴实的农村儿童的活动作为了解，研究

人类高级良知 (Consciousness) 的材料是现代‘人的研究’中的开发源头。而现代的蛮荒开拓者，深入钻探的军事人员，他们所接受的‘求生训练’，根本上就是村野人家在贫困中的求生技能。前面，我把贫乏的黄土大地当作一炉火锻炼着童年的天平，正是出于这个基本观念。接着我们继续查看童子天平是如何的面对实际，接受痛苦——经历锻炼！

“那是个暖和的上午，没有一点风儿，太阳热烘烘地照在脸上，倒把因做活而苦恼的念头忘得一干二净。绿油油的麦苗，铺在金黄色的土地上，显得那么柔和。一走到我们那块麦地，我和我的侄子就扔掉锄头，在麦地里打起滚来。”《陷阱记》（我特别喜欢这一段描述，因为我在十岁上下的时候有过同样的行为经验。每当我提到“大地母亲”的时候，这种麦地打滚的温柔亲香的感觉油然贯穿全身。）

在《牧羊人》中有这样的一些记述：“麦田里的白雪溶化了之后，土壤松得如一团棉花；从羊身上跌下来不但不痛，反而有舒服的感觉。我的羊群有一头白山羊，个子又大又高，昂起头来像一头雄鹿，头上长着一对

大的角，正好做我的缰绳，我总是先抓紧双角，然后一跃而上。这只山羊粗野力壮，往往不等我跃上，就箭一般跑去；有时飞跑到别的羊群里乱跳乱冲，直到把我翻下来为止。”（表面看这不过是儿童的嬉戏，而本质上却是自我心志与客存的斗争。紧抓角，跃身上，都是创作。）在《童年》从自序共二十九篇文章中随处可见。这里，我想再引两段《童年》文字，看看童年的天平在什么样的政治人事环境中，‘学习’并‘受教于良知’的情形。《打架的勇气》叙述他幼年体力不足，练武不成，“幸好我们家乡是兵家必争之地，什么老蒋（介石）老冯（玉祥）的军队经常在那里打来打去，给了我不少组织兵力的知识”。于是他把家中侄子堂兄弟组织起来编成一两个人为一师，三师成军。有了军队就想打仗，要找对手，终于找到了另一个孩子‘长毛’，理由是这孩子拾到了他的帽子没有送还他，三个月后自己载在头上了。接着是用计夺回帽子，并把他调离人多之处要加以惩治。事情发生成这个样子——“第一师是我的堂弟和堂侄，马上走了过去用力就拉。谁知，‘长毛’这傢

伙比我的侄子还脓包，别看他个子高大，两个人一拉他，他竟撇起大咀哭了起来。这一哭，倒把我的全体部队哭呆了，弄得我也一时不知所措。看到他那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可怜相，猛然使我觉得有点惭愧起来——这哪里是打架，这简直是欺侮人呀！于是，我连忙鸣金收兵，偷偷溜之大吉。”这种‘惭愧之感’发自良知的善性。姚先生在他《童年》回忆的第一篇《上得山多终遇虎》的记述中，用一种忏悔自责的心态，对‘贾老伯’的膝上流血，对李老夫子在责打他时候他忍痛受打，而后在离去时，“在灯光下，我却看到李老夫子深陷的眼睛却是亮晶晶的，噙着的泪珠马上要掉下来了！”这文句所包含的景像，深深的烙印在童年天平的心灵深处。人们常说：“姚拓从来没恨过谁。”这并不是出于简单的容忍，而是幼年的亲切教训，在姚拓心的深处，任何人的所作所为都能于以同情的体谅。

还有一点我要提出来说，那就是‘头发换糖’。妇女们每天梳头不免有发丝脱落下来，她们细心的把落发理清，日久之后结成一束，幼年的天平就曾用他母姐的

头发换过糖吃。这固然是一种贫乏的现象，但它也养成了‘惜物’与‘利用厚生’的精神。姚先生在文中已有申说；在新出版的《蕉风》437期的《暴殄天物，破坏自然》一文中，更推而广之的劝导世人保护环境。那一份字里行间的忧执之情当然植根在童年了。另外在《父亲的粪篮》中，父亲把‘馒头屑’叫做‘馍花’，这是一则好例，可以帮助我们喜欢搞文艺的人作个领悟——这正是因爱惜之情重，把感情转移入于美丽想像中去的朴实例子。‘感情的错落’不过如此。可以写诗。

我用了四五千字来写出我读《美丽的童年》并试作分析，其中引用了姚拓自己的文章不少。我不敢说我的看法绝对的对头，但是有一点我有自信——大抵我所提到的事在我自己的童年都同样或类似的发生在我身上。例如他攀上舞台到幕后去看戏，我也曾这么干过。偷吃豌豆苗，我也干过……。一份切身经验是有的。这一段文字的主要目的是从一个人的自然环境，家庭社会环境来认识一个人格的发展过程。善与不善端看一个人在人际关系上怎样分轻分重的画出来自己的形象。一个“为

善为乐”的人，如姚拓，锻炼开始自人之初，自然比另一种人要自然而易于做到了。

从宏观来看，中国以农立国，绝大部的人民都在农村，祇要给他们机会，农村子弟的俊杰是源源不绝的。那么什么是机会呢？和平安定就是机会，在和平安定的基础上他们能以“人定胜天”的才能创造文化，提高生产。他们不至于一味的崇洋媚外，也不会闭关自守。希望世界上所有的知识份子千万不要自绝于农村，蔑视农民的根性。姚拓先生的品质，可以作为一个正面的代表。

（三）

幼年的天平，若以制式教育的标准说，其形式不完备，而内容也相当落伍。但是他的生活很丰富，要对自己负责来开拓自己的前途，他要冲出去。他已经不是未曾提炼的矿石，已经是一块生铁了。他自己在《十年枪林弹雨中》开头写道：“时代，命运，环境，非把我推上当军人的道路不可！”他是有感叹的啊！他自我分析的说：“上战场就上战场！与其像我村里的父老那样永远被田地绑一辈子，反不如死在战场！命运安排我生在那么偏僻的乡村，又安排我生在那个惊天动地的民族生

死战争之中，我真像是惊涛骇浪中的一片枯叶，随着滚滚的洪流，流向不可知的地方！那年，我还十八岁不到，多么可爱，多么可珍惜的年龄啊！”

在姚拓著的《我的读书生活》中相当的回忆了他少年至青年时代内心读书的欲望和客观环境的挟持。我读到他的这些文字的时候不禁停读而沉思。除开我自己那时也正要上大学的事不值一谈，而是想到了在中国的近代史上，见之于文字表现的「求知冲激」的前辈一直到我们这一代可说是愈演愈烈了。冲出国境的如严复、辜鸿铭、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大抵都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民族危亡旦夕不保的觉悟下主催而发的壮志。‘抗日战争’，‘救亡国存’，‘以弱抗强’，‘全民抗战’是我和老拓的命运。战火的广大基本上是半壁江山沦止，半壁江山抗战，整个的中国在震动中。尤其是华北、华中、华南、与大西南的青年们，好似散在中国大地山河之间的幼驹，天风吹动，昂首嘶鸣，放开四蹄，只顾奔闯，不论东西。在某种机缘下结成阵阵的马群，踏出一条生路来。少年的姚天平在冲闯！

首先闯到湖南长沙，败兴而归。再闯洛阳参加到‘入伍生团’，被录取后，他还有些自觉勉强哩！认为自己的基本教育知识不够格。幸而有他童年时代养成的自信、不服输的劲头，不向现实的困难低头，为他自己开拓了一条出路。说‘走出一条路来’在姚天平不只是一句话或一行文句，首先他要从洛阳一步步的走到汉中。他记得很清楚：“汉中距洛阳大约有一千多华里，坐火车，步行，翻越秦岭，前后十多天才走到汉中。”……“平时走路越过一天，双腿就会发肿；现在，肿了也要走，没有人来换扶照顾。”一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就这样一步步的走离了他的童年，一步步的走进了成人的艰难之途。

在姚拓入伍‘习武’之前他的‘文事’基础得之于中国传统的经史；尤其是背诵《战国策》。这是一本重要的史册，它辑录了战国时代（公元前四五——二二一年）的谋臣、策士游说各国或相互辩论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的策略。记录的有人物有事件，战争与和平，有分析，有综和，文笔简明流畅。这种在幼年印入脑海的模范正如一匹新织的白布

第一次着色，此后无论是用针绣或是彩绘这个基本的背景总是显现而不灭的。就像姚先生在《十年枪林弹雨中》一样，在战争中习文；他以简明的战争行动画出一套支架，在文事的美好上勾画出朵朵的鲜花；文笔撑握稳当，（称为‘笔力’钢健），在主题事项上婉转编写，（称之为‘细腻’流畅），正是《战国策》的神髓所致。

‘文学’这个东西，它首先要成‘专长’然后才可能成为‘专业’。它的成就要求是基于才能、兴趣与修习。它的滋长发育要用实践生活的渠道输送。军人姚天平十年的枪林弹雨生活，他走在最前线；从古城黄尘滚滚的洛阳，走到蛮荒的怒江，与入侵的强敌对抗。这一路之上，一草一木，一兵一将，该有多少动人肝胆，惊人心魄的事啊？！到现在他还没有写出来，而我在期待着。试想：八年抗战，震撼世界，翻动中国，其主要的直接的，以性命相拼的士兵，中下级干部无不是来自农村。我自己在军中作军医的时候有过一位‘勤务兵’，他曾用四川口音对我说了一句话：“打国战嘛，我们也是应该打的！”四十多年过

去了我还不曾见过一本‘士兵抗战记’之类的书，甚至像美兵的《小兵日记》之类的新闻报导也无。

一九四一年，天平不满二十岁啊！当排长随军（七十一军）进入怒江，与日军隔江对峙，他写道：“一九四二年春天，我带着士兵亲临怒江前线的头一天晚上，住宿在保山深山中的一家人家。临睡时忽然发觉床头附近堆放着一大堆线装的书籍。我藉着微弱的灯光看了看，大多是四书之类的古书，其中有一套王凤洲、表了凡合编的《纲鉴》还相当新，我本来想问一问主人可否借给我带到阵地上阅读，后来一想，不问也罢，就顺手把这套《纲鉴》塞进我的行军袋中。另外还选了几本诗集。我想这次防守怒江，可能中日双方会胶着一个时期，假如没书可看，守江防的日子该怎么过？”

我读这一段文字，好似读一首‘史诗’一读再读，加上一些联想。首先，《纲鉴》老拓读的是所谓的《万凡纲鉴》。补充了《战国策》的局限，它包涵了下至赵宋的时代，政治民生更接近我们了。《古诗源》是清代沈德潜编造的唐以前的历代诗歌选集。只有《诗经》，

《楚辞》不在其中。沈氏是中国历史上诗评家中的重要人物。除《古诗源》外，他还编著了《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等等。这些书籍都是出自“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的文士之手。而老拓确是在蛮荒的怒江边得到这些书籍，并在枪林弹雨之下安祥的读着。遥念古人，我想找出哪个先贤来，为老拓上个典故。想来想去想不到有谁类似姚排长的人物。蜀汉的诸葛亮有‘五月渡芦’的功迹，地域很接近，但情况却不同。后来想到北宋的范仲淹，他是秀才出身，曾经为抵抗辽金之入侵，整年抗敌，作过北方（现在郑西延安一带）的节度使，胶着持久，例在神态上较内近似。范公有一首词曰“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描记了古战场的苍凉，而现代的排长姚天平还不过二十一岁呢！他好似大闹天空的孙悟空被放到八卦炉

中去火炼，诸仙以为他必死无疑，而老孙坐在‘巽位’上有烟无火，不但没死，还增加了一层本领——练就了一双看穿妖邪的风火眼。而姚拓是这样回忆姚排长的：“即使在枪林弹雨的战壕中，我一有空时，就会从行军袋中掏出书来阅读，下一粒子弹也许打穿我的头颅，但我还是照样读我的《古诗源》……我也很清楚战场上的人，随时会血染黄土，不过，我根本不去想它。只要枪声一停，或者轮不到我们攻击的时候，我就翻开书本，把思想带进另一个天地。”

亲爱的读者，请想一想，一个二十刚出头的青年，在枪林弹雨中，置生死于度外已经很了不起，更何况手捧古诗在美妙的心灵之境飞翔呢？请读这首古诗领会一番——

长歌行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荣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得伤悲。

这种爱惜生命的情怀，正大光明的气度，正是中华文化的传统，姚排长在血与

火、生与死一发相间的战壕里接受它的洗礼。老拓！老拓！夫何言哉？！

我噙着泪，勒住奔放的热情，转笔到五十年代。

(四)

“人活在自己的记忆里”，而记忆有情感的渲染，使得我们的记事回响有些难有些易。当它要说出口，写成文字的时候有开口不得或下不了笔的困难。

“一九四四年的六月，我在龙陵城外负伤。”文句的“我”就就是姚天平。他们的部队已渡过了怒江，要把入侵云南的日寇消灭。他被送到保山的陆军医院治疗。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全部投降。中国欢腾！

可是接踵而来的并不是和平建国，而是国共的内战。

在接收沦陷逼的时候，两党的冲突已经敛拔弩张，军事冲突由局部酿成大战。东北地区的接收更是两党必争之地。双方调兵遣将，军行匆忙。姚天平所属的七十一军（我所属的新一军）都调赴东北。当然，担任了四年排长的姚天平升了级为连长，后并兼副营长，步向中级军官的路已经开拓了。东北的国共大战从一九四七年五月发动起来。

一九四七年初夏国军攻

占延安。全国性的国共之战整个拉开了战幕，最后国军各战区一一失败下来。

东北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国民党东北‘剿总’由空中撒逃，仅此一役，国军在东北的四大兵团，四十四师人马，共约六十万大军被共军吞食。

这些往事简单的写出来不过半张纸。但是在亲身经历的人如姚天平的记忆里，其重浊凝结，或许可以拿箇旧的铅块来作比吧？‘十年枪林弹雨’生活由一场噩梦结束，天平二十七岁。他不得不远走高飞，顺着潮流走向未知的前途去。

姚天平远走的第一站，香港——这个满清因战败而割让给英国的，作为西方经济侵略的入港口，如今变成了中国军民逃亡的出港口。香港如有知觉，它的感慨也深。

人走在新生的路上，也像新生的赤子初次受到大气的压力、温度的变化，张开口哇哇的大哭一声。老拓对我说过：他踏入香港地区后的第一个动作是躺下身，‘在地上打了个滚。’很可笑样的；但我没有笑，只瞪着眼看着他，心有所思。不！有所感啦。大约八百年前，大将亚里山大（？）领军渡

过英法海峡，登上英国海岸，失足摔倒在地，他顺势伏身亲吻土地，并举手向天，谢上天把英伦土地赐给了他，将士们一阵欢呼！在老拓对我讲他在地上打了滚的一瞬间，我脑海上浮现出一个从头顶、全身、到脚底纠缠着失望、徨惑、空虚的行者，把他一身的纠缠负累交脱给大地，跃身而起的是一位轻装的新人。从头再来。

但是，社会是无情的，怎么出手？

姚拓在他写的《命运没有亏待我》一文里写道：“一九五〇年，我到了香港。香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从前的拿枪杆经历，在香港半点用处也没有。我只好到荃湾工业区去找零活糊口，每天晚上，除了读书，就是伏在煤油灯下写文章。……写文章的动机，多是满肚子的闷气无处发泄，黑字写在白纸上，自己读了，好像有一点点的安慰与鼓舞，当然也免不了自怨自艾。”这本是华人的反省传统功夫，它以修身为主，全属上意识范围。中国有句俗话说：“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作乐。”姚拓是“黄连树下读书加写作，苦中新生。”他读书范围之广，以至‘金庸的所有武侠小

说，都是在医院的病床上看的。’……“轻松有趣的书，则放在厕所。”然而，姚先生从记事至今，他游戏，顽皮，而任职，打工，在他的生活历程中，从来没有游手好闲的时候。他的大脑活动，在目前没有急事待办的时候，没有书本，没有思想是不行的。就是在他打杂工《扳茶缸把子的日子》（姚拓回忆录），作为‘无名小铁工’的时候，更加省思深远与工作生活之辛苦同其精细而明彻。姚先生回忆说：“迄今我仍然很清楚地记得那么多的夜晚我坐在石椅上思索的情景：天上繁星在望，四周黑漆如墨，海上渔火闪烁不定，远处灯火明暗交替，我又似乎觉得：我这个人好像是从另外的星球回来的。我属于这个世界吗？我还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经过无数夜晚的独坐冥想与思索，最后忽然心窍开放，我从石椅上站起来，面对着大海喊叫着对自己说：‘姚天平，过去的你已经死啦！死啦！今天是你的另一个生日，活下去！有意义地活下去！’”

“然后我哼着曲子下山回屋。从那天以后，我改用了现在的名字——姚拓，我



要开拓我的第二个生命。”

在众生群中对天发誓的人很多，在各种各样的誓言中也有立志重新做人的激情。而姚拓的誓志乃是从现实工作为始基的，因此誓志不落空言。假设从姚拓这一生中只取一点来为世人作模范的话，就在这一点上。我把他写的这一段话恭录在下面，作为供献给在艰苦徬徨中的人们礼物。

“扳缸把子本是毫无意义的工作，可是，我既然答应做这个工作，就要付出全心全意去做好每一个茶缸把子，因为这是‘责任’——对工作的责任，也是做人的责任。”

在这个前题之下，姚拓再进一步设计落实政策：

“做茶缸把子最难的是第三步工作，因为铁皮厚薄不一，常常弄破铁皮，使得第一和第二道的工作等于白费。我一边做工，一边严格地要求自己：一定要把茶缸把子做得好，做得标准，绝对不滥竽充数，并且把数量数得十分正确，一千个就是一千个，不多不少，正正确确。数错了，再倒出来——重数。我自己告诉自己，假如连茶缸把子这么容易做的工作都不尽责，那么，你将

来还有什么出息？”我想姚拓以数数为例，必然是出自他亲自的经验。

拿三十岁的姚拓的精神面貌与十七八岁时候的姚天平对照着，十年前他在军校的苦读兵书，为教官不成文的训话作记录，应式作文，顺理成章，它有自信，努力，和潇洒；今天三十岁新生的姚拓手上做着为养身而劳动的无名铁工，他自我要求，严格律己，寄心志于手工，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科学精神。与他十年之前相比，本质并无改变，而是提高了程度。前面我们说过青少年的天平已经是‘中国农村温火炼成的猪铁’，经过了战争的火与血的一番提炼，已进入到‘纯净铁块的程度’，天翻地覆的失败，落荒异地，在都市的饥饿，生存意义满足的要求下，心神往受高焰烈火姚拓人格的品质已成“精钢”，它既有削铁如泥的锐利，同时又柔韧得如绕指的蚕丝。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品论，认为‘外柔内刚’是为上品——作人和霭可亲，作事勇敢精进。

姚拓的进入文化事业圈，能在文化传播上作一番事业来，他爱读书，勤学习，好文笔自然是重要条件；但是若没有他勤劳精心的工

作，只有知识与文彩，事业的成就却无。一九五三年经朋友介绍应征进入一份中学生的刊物当‘校对’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姚先生从校对升为编辑，为主任编辑到主编，不到半年功夫。在工作丛中他正是一柄精钢利剑，把如麻的事丛斩理得有条有理；他被推上了主编的位置，肩负更大的责任。是他内在的明彻认识与行为的允当精进的整体成效。当香港公司须要向亚太地区展开的时候，姚拓自告奋勇到南洋来。开拓了姚拓的另一个生命。

马来西亚《中国报》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五日的“窥名人”版，报导姚拓，总括的写道：“一九五七年中国学生周报决定到南洋来开创业务，因此姚拓携带妻女到新加坡，一九五八年才到马来亚。”

“到达马来西亚后，他除了参与学生周报、蕉风月刊的编务外，尚参加了出版教课书编辑的工作，一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可是从大处着眼，姚拓到南洋的时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凋零的时代，同时又是民族自决老民族新国家成立的年代。马来西亚、新加坡都是多元种族家居的地

方。马来民族以原始居民及人类之众成为主流。在人生争取发展上各有优劣。姚拓先生身属第一代的移民，讲一口河南方言，都增加了他的劣势。他的学识、心志都要靠他的个人操守、社会行动怎样来决定他的学识用途与心志目的。首先他必须是一个“SURVIVAL”（倖存者）然后才有机会会有“Success”（成功）。这个中的苦乐非他人可知了也非一言能尽。最多原则性的说他‘见事明彻，轻重稳妥。’所谓从小处探究正是要体会他的‘心路历程’。虽然，没有人能钻入姚先生的良知里去，一点一滴的抚摸、品量，但是他的成就，社会对他的敬重，朋友们对他的爱戴，相当的反映出来他内心质地。试问，哪一个朋友没有一堆‘姚拓佳话’呢？

因此，我读姚拓的文章，散文，小说，戏剧，总要用心的读，愈是细读，意趣越多。

趁此来谈谈姚拓的文学——

首先关于老拓的文艺‘流派’，他忠于生活，文章不但反映他的生活也是他生活的一部份。他是属于‘写实主义’的文艺。但是在他的文字里也时时可见他把自

己生活印象写入到编造的故事去。心理上的‘错落’往往就是他文笔的寄情。

我读《姚拓小说选》，趣味很丰富，单以《九个字的情书》一篇为例吧，我在这儿提出两点领悟来说一下：

第一，是它道出了稳重型青年男女的情爱冲动。在男女爱情的哲学基础上，它对爱的对像有充份的尊敬之心。使我联想到老拓在表示他对今日的姚夫人当初的一酌一斟，直到今日“姚拓和甘美华结婚已经三十年，这对老夫老妻既没有发生过脸红耳赤的争吵，也没有看见他们亲昵的依偎在一起”。这个中因素不一，但相敬如宾确是其中之一。

第二，老拓用公共汽车的一小段行程作为故事的舞台，以男女二人以‘九字情书’不约而同的交换情书；这正是茫茫人海之中的‘缘份’。这缘份可以是姻缘，是人缘，也可以是事缘。我看这篇小说，不下四次，我总觉的这篇文字反映了老拓内心深处一个‘喜的信念’。所谓‘缘’乃是一种相互协调，相互助长的动的状态。无论是人与人，人与事，人与社会，社会与事功，一旦相遇，就相得愈彰，就是‘有缘’。姚拓的至今一

生，自从他生为姚家的‘老来子’，村子里的伶俐儿童，军校的前茅学生，荃湾的“无名小铁工”一直到进入文化圈，他与人之间，与事之间，与社会之间，夫妻之间，亲子之间，都有一种可喜的协调，相互滋长——此所谓良缘所在啦。老拓把这种‘喜气’寄托在实际的人物，事件，社会上的情意抽象下来（这是人类大脑的非劳功能），成为‘喜缘’的概念，用在《九字情书》里，以化身出现为一对爱人给读者，让读者分享这份喜悦。

当然，老拓并不是祇顾高兴而不知人间痛苦的人，例如《姚选》中《捉鬼记》，是精妙的借用《聊斋》写鬼的手法，高度艺术的升华

后写出的‘华侨之痛苦’。

高明的读者自然知道，我不再多说了。

近来我又读了老拓的新作散文，例如《暴殄天物，破坏自然》一篇。题目的上四字还是继承了《父亲的粪篮》而来的惜物；而下四字已是现今的‘环保’意识。

所谓‘保护环境’就是保护自然。现代的另一个提法叫做‘环宇卫生’，在东西对抗的时代已经被远见高明人士提出来了，而今东西对峙的冷战局面已经结束，‘环保’正是我们全人类的当务之急。老拓的这篇文字是现代的，老拓的精神是年轻的。

老拓！我祝贺你！



微雨 馨绿 红砖路

中午出门的时候，我已知道今天我会到什么地方去。我并不是个率性而为的人，只是偶尔会安排一次纵情而已。从火车站走出来，等到预料中的巴士，司机却告诉我路线已改了。咦？前天才刚乘过的车呢，奇怪。搞不懂沧海为什么会变成桑田，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不由得踌躇起来。是该乘另一辆陌生的巴士到那儿呢？还是打道回府？若是平日，我想必会说：“呀，命中注定，随缘吧。”但今天的我有太多叛逆的思绪了，倔强地想：“呵，你不让我去吗？我偏要去。”于是开始等另一辆巴士。并没有时间改变我的决定，巴士已来了。

于是我来到这儿。凭着栏杆看着海的某一个角落。也许生命就是这样：四周都是建筑物，只有一小块风景。我又开始犹豫起来。

可是我的暑假就要过去了呢，为什么还站在这儿空想？也许是害怕失望，也许实在想不起是为什么而来的。即使你不在，我也不会怎

么难过吧，我原已习惯了这种落寞。我站了好一会儿，仿佛永远也无法做个决定了。

然后我就看到了你。

你走过去，走上楼，握着你的杯子。

我看到你了，我想。我是不是已该离开了呢。我依然站在原处，又想了好一会儿。

没有关系，我就看着你走回去吧。如果你看到我……如果你没有……啊，我忽然放弃了。就由命运来安排吧。

我是为了什么而来呢？为了这是暑假残余的日子吧，为了一种自己也解释不开的任性。为了……酝酿一点回忆。

你走回去时，我觉得我的快乐我的忧郁及我收藏得很好的期待都在这一刻冻结。你微侧着头，望着一个方向。你看到我吗？你没有看到我？将转进长廊的时候，你忽然略回过头，又继续向前走。

我转过身。觉得很可笑。我为什么会在这儿呢？这是一种傻气的浪漫原只该属于

年少呀。

然而你已向我走来。我有一番欲落荒而逃的腼腆，像一个心虚的孩子，等着你的审判。我实在不知道我应该说什么做什么。我很害怕我会忘记你的脸，真的。我常常这样子，刚刚想好好地回忆起来时，我就发现我凑不出一些人的容颜了。这一刻我却不敢注视你。等你分神的时候吧，等你不注意的时候，像刚才那样；等你没有发现的时候。此刻你这样专注的走过来，带着几许疑问，我只好垂下头，只好尽往别处看。

我是来扰乱你的下午呢。

你对我这忽来的顽皮一时也无可奈何吧。

坐在餐厅里，我看一看栏外的山，问：“不知山的另一边是什么。”（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你告诉我那是肯特岗，我笑了。你却以为我不相信，很认真的重复了一次：“真的，这就是肯特岗了。”我只是觉得它实在不能叫别的名字了。

我们再度谈起了歌、散

文、诗、心情。偶尔我会觉得我实在应该写一篇采访稿，关于你。当你清亮的双眸因为一些思绪而游移不定时，我终于能够坦然地注视你。够了，好了。我已将你的神情印在心里头。

“我是……不相信明天的。或者将来、以后……”我说。

“让我们继续相信现在。”你念出一句歌词。我终于大笑。为什么会巧得这个样子。未来未必存在。

说起我这过客的心情，又沉默好一会。我转头望一望那一阵青山。你忽然说：“多愁善感。”

我不是故意的。我真想否认。是天生的吗？不。隔桌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我也曾经这样笑过，一种不须掩饰、毫无顾忌的年轻。可是有些悲剧是能磨人一世的。

我垂下头，耸耸肩，失笑：“其实我真不愿意承认……我真的，一直尝试着，教自己开心一点。”就好像今天，特意来到这儿补捉一点快乐的痕迹。此刻的我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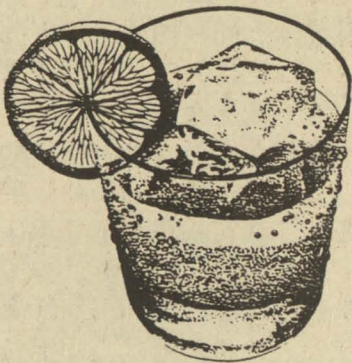
否快乐？我看一看你。几年了，我看到的不仅是你的优点，虽然你还是这般高深莫测。我常常说：有时候，只站在远远的一个角落，不被觉察地看。不要靠近、不要改变那一段距离。可是今天我走过来了。我从来不肯让自己有机会后悔的。我知道当我回到英伦时，走过茫茫大雪，我会不自禁地神伤起来，呀，怎么竟没有好好地看一看你……而这两年，我已经问过太多回了。雪中的足迹，一忽儿又被新雪掩盖了。像一些颜面，不知不觉被日子渗透、褪色。有时候，越难以看清的人越令人想走近去，也许我是因为这样而来。可是我终究只想不被觉察的看一看。

我不愿意说太多，深怕除了自己之外，你也会添上一层误解。我一直是这样；一切一切，都希望他人自个儿会明白。终究不明白吗？我很不愿意解释。或许就这么一句：今天我说的话都只是我的勇气。这一刻的我是被自己纵容的人，不顾虑一

些日后会淡忘的零落。有好几回我走在那道石板路，总想着：“为什么回到这儿还必须有这样的孤独呢。”今天我们竟一起走过去了。你说：“一伙人也不过笑着寂寞。”我仍然不服气；“一伙人的寂寞与一个人的寂寞是不一样的。……其实每个人都是寂寞的。只是，有时候比较明显而已。”如果带

着这样的回忆，一个人走的路也不会孤独。

你明白吗？我只是害怕我走后依然发现自己一无所有。至少这一刻我真正经过了。至少你听到了我一点点心情。我总是说：回去星洲、回去马来西亚、回去英伦。将来我会回到什么地方？但是今天，你终于令我大笑过几回。你问：“你有没有数过你来过肯特岗几次？”我说没有。但是我会记得这一次。巴士已改了路线，我想我不会再来了。我的任性总是有程度的。



我们开始走回文学院时，雨还是微微的落着。这样的雨，不小心沾在脸上，将恍如一颗下坠的泪。走过一片绿，忽然嗅到空气中的一部分清馨。

“啊，好香。真好。”我说。活着真好。“一定是这一棵吧。”一排长了些许白花的树。仿佛很小很小的时候，屋旁就有这么一棵树。

“微雨、沁香、红砖路。看，不是很好吗？这样的今天还不错吧？”

我只是微笑。有时候意料之外的才是快乐。这副景緻毕竟不是我所安排的。呀是的，这一刻我很快乐。我的纵情就要结束了，悲凉之处还是快乐。要不是你发现了我，也许今日的快乐就止于你的背影，因为那样的回忆毕竟太急促了。可是我们居然相对言谈了好一会儿。你知道吗，有一回看到朋友墙上的卡片写着：宁愿从来没有过，不愿拥有了再失去。那是两年前，我骄傲地说：“宁愿拥有了再失去，也胜于从来没有过。”这是我的选择。到今天，我还是同样的一句话。虽然我似乎并没拥有过什么。我回来了，可是我又要走了。这个夏季是不能没有一点色彩的，我只想走一走我在英伦时在梦中走过的路，见一见我曾经牵挂的人们。

我说：“你们有你们的圈子。我有我的。”其实我错了。至今我仍属个体。我喜欢在心中哼一首歌，只一句：一个人的日子就是这样。这一句，交代了一切。就是这样。于是今天我走来，然后走开。仍旧是一个人。可是一个人带着一些美丽的回忆时就不会孤寂了。

回程中我踏上一辆陌生的巴士，任由它奔驰。暗暗思量着要在什么地方下车。都是陌生的街道吗？陌生致使印象深刻呢，我不在意。忽然我又转到熟悉的街角了，于是匆匆的穿过人群，走到海边。忽然我又嗅到了那一阵馨绿，看到一地白花。我忘了告诉你：每一种颜色的玫瑰都有各自的香气……可是我们刚已说过：“有香

气的植物才有味道。”我相信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因为你老爱说我写的东西“有她的味道”。也许往后你碰到了有一些馨然的植物，你会想起这一刻吧。我也没有告诉你在英伦时我曾停驻在一个人造城市里；屋子都是红砖红瓦。我自一座小红屋的窗口凝望灯火，告诉自己我并不后悔来到了英伦。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已习惯了微雨，而且总是不愿意撑伞？（我想我这一辈子忘记告诉你的话是很多的。）这样的细雨，常常被不经意的忽略过。但是今日我们觉察了；微雨、馨绿、红砖路。或许有一日你会再沉入同样的景緻中，你会不会微微的淡淡的想一回？而我，将携带这一点回忆飞向另一个国度。这真是多雨的夏季。



◎舒羽寒

几个点，
关于第六步诗坊

• 缘起

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第六步诗坊诞生于今年的七月廿九日，在秋水楼的客厅。追溯自己的思川，其实早在去年的十二月卅一日就怀有结社的念头了。那时，听闻理大有个诗坊，一种声音就立即响起：为什么我们不也结一个社？当时，也只是止于想想而已，后来，念及一个人写诗虽然满过瘾的，有人弹一弹却可更上一层楼，有人赞一赞更是加倍用功的主要动力，何况，志同道合的几个家伙一起吟诗作对、吃喝玩乐，是何等风雅之快事？越想越像一回事，终于也开始行动了。

• 成员

诗坊有六位成员，三男三女，有学歧黄的，有打算盘的，有爱因斯坦的信徒，也有孔子和屈原的门生，满分道扬镳的，唯一的共同点大概是都喜欢和空白对话，和灵感玩追追逐逐的游戏。其中雅雋、玮城和嫦好专攻诗；碧华精散文，诗创作属左手的结晶，我勉强强也归入这「两栖类」；夏绍华最可怕，散文、小说与诗都涉猎，且都有两把刷子。大家的诗观大异小同，然而对缪斯的钟情却是如出一辙的。

• 名堂

为诗坊取一个好名字，颇费去一些周章。响响亮亮掷地铿锵的名字，少一分内涵；有几分意境的，念来念去念来念去都不顺口。第六步这名称是玮城的点子。根据他的诠释，曹植七步成诗，咱们新学乍练，现今的诗艺仍有待改进和磨练，只是臻至第六步的境界而已，刚好「开宗立派」人有六个，也算是无巧不成书。其实名堂打了出来，要怎样来解释十分神而明之的，像有些人，大概会以为我们吃多了大蒜，曹植都要跨七步诗方成，我们只六步就大功告成，夸不夸张一点？

而第一个有这种念头的人，就是我。

◎雅雋

走来一个城



饮着脚印，鞋子装着思念太多
于是，行行停停捡拾一个少年的眷恋

雨声装着七月善于漂泊的蒲公英
七月这没有牵挂的气候，从从容容
而夏季早天了，羊齿植物遗留下的爱情
已没有权力牵挂些什么

信仰是子夜里为乡愁执笔的天窗
窥视某些莫及的等待
这场流浪将继续漫长
刻意去相信只是爱哭一点点
在一声乡音响起之后
又沉默

这个城市的夜，很暗
斗室里的盆栽枯干而死掉
一只猫在梯口的木箱中睡觉
一只猫在房里，写日记
写着散散的心情
很乱

这一个城市的暗
只想点一盏灯
通向北方的 童年

这江湖欲雨未雨
处处坑坑洞洞
这江湖 英雄本可叱咤笑傲
立成远眺前方的避雷针
刺毙累累沉沉的乌云
而有人在洞坑里梦呓练功
困囿英雄疾行千里的脚步
而百里无一高
无一试剑亭一尽挥剑追风的豪情
这样的天空低迷沉重
压扁英雄的高高抱负
也有人愤吐一声长啸
飞起一只鹏
振翅抖落
欲雨未雨
欲留难留
的江湖

困境

◎舒羽寒

◎潘碧华

梦中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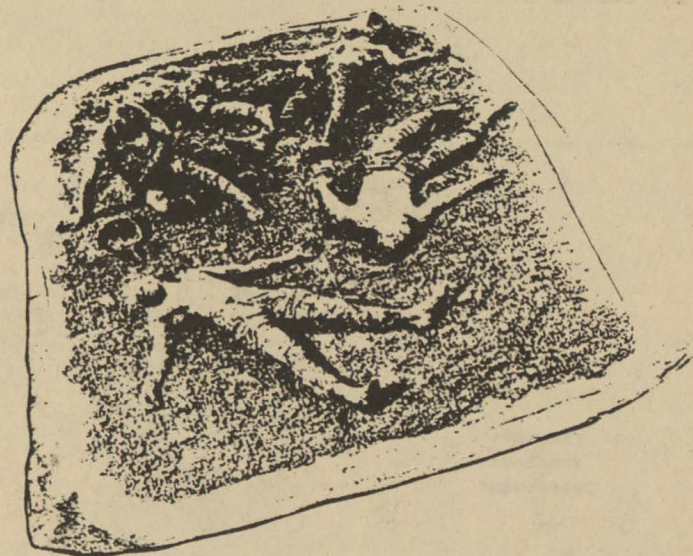
就在似睡还醒的时候，响起
靠黑暗的边缘试探
有一阵没一阵的敲敲打打
在左边在右边
在右边在左边打打敲敲
白天高挂休战的双槌
终于解了禁
一阵又一阵的撞撞撞撞
鼓动宇宙无际的肚皮
敲出星子，都是委曲的话语
断断续续，欲语，还休
欲语还休，这阵鼓
把白天的吞吞吐吐
化着痛快的铿铿锵锵
人夜擂鼓
击打的是大地的呐喊
断断续续，续续又断断
断断续续，似远还近
似近还远
最后的全力一击
落在最深最沉的中心
无声无息的颜面，一槌
就敲破——

从床上惊吓而起，侧耳细听
隔壁相敬如宾的夫妇终于撕破了
——脸



◎玮城

仰卧，看一幅图



仰卧，我以一种完全妥协的方式
看所有的树木绘图
张开枝桠于蓝天绘上生命
如掌纹的纵横交错，而且复杂繁密

我摆的是一种气馁的姿态
自昨夜隐隐约约，听见
叶子一番争议之后的决定：
让仰卧的群众看看，从隙缝间
看看蓝天；绘图的最初面目
和有必要的遮掩及隐瞒
偶而说风摇晃支线，花眩他们的视线

当阳光从叶子之间倾落
那群众，将不再只是仰卧
他们必会奋起，然后下跪、合掌叩拜：
阳光的辉煌是生命的神

我微微地张开眼，依然仰卧
见支支线线的混乱与眩目
见阳光随溪水流一个下午
终于在傍晚时分，远离

◎ 夏绍华

手势



1

那晚在 Kota Raya 前面的交通灯
城市的摆荡声，缓缓地，随着
时间的潮水退去，一场电影
关于侵略或被侵略的战争片
刚刚散场……。

2

在 Kota Raya 前面的交通灯那晚
悸动的心悸动地识破，鲜绿
纯粹只是颜色一种裸露的表现慾
汹涌的肢体，拥肩擦背地
在鲜绿的眼前，溶汇成硕巨的人墙
横过马路，带着音乐走的随身听
闪耀着电晶体数字的腕表
在鲜绿的眼前，并没有为文明的
进化举证，一种原始，与生俱来的
潜伏式的，在深且阔的夜色中
以喧腾恣肆的姿态形现

3

交通灯那晚在 Kota Raya 的前面
疏忽间便漏失如昔通行的权力
鲜绿，可成为某些人一贯馥蜜
皆危险的承诺，本质更接近一宗
左操胜券的阴谋，譬如这一刻
人墙继续倨傲地走过，允许通行
是充满动机，手段及矛盾的
继续走过，肢体，嚣闹和V形的手势
挥举在浑浊而紮实的灰暗里

有人，在惊骇中熄灭的霓虹灯下
目击以湛蓝的眼睛，所能阅读的
只是类似手势所象徵的狭义
而缤纷的亚美利坚，自由女神的石书
却不曾教他们如何辨别，甚至诠释
类似手势，在黑夜狡黠的精装后
可能隐藏的种种暗喻

4

Kota Raya 那晚前面的交通灯
绿红绿红，再绿之后
我驾着单车，很不自在地滑过去
远离自己的感应隐约地须触到的
单色力量，浮动在浮动的人群中
耳旁，有一丛悲怆的意识
无奈地说，这场电影，关于
侵略或被侵略的战争片，就是
快乐的结局也只有流血，废墟与未知

◎ 张嫦好

佳期

一幅水彩画在眼前展现
点缀地球的空间
笑声、喧嚣在空气停滞

教堂内
牧师进行祈祷曲
艳光照人的贵妇
将戒指穿在无名指内
筑圆浑快乐的篱芭

幸福的翅膀
载着甜甜的憧憬
漂落在这小岛上

一场爱情故事就这样开始、延续……
漫延在这个空间
每一串叮咛
都浸着甜甜的祝福

遂然地发现
发现时间是无情的
巨轮
把她辗转了二十多个年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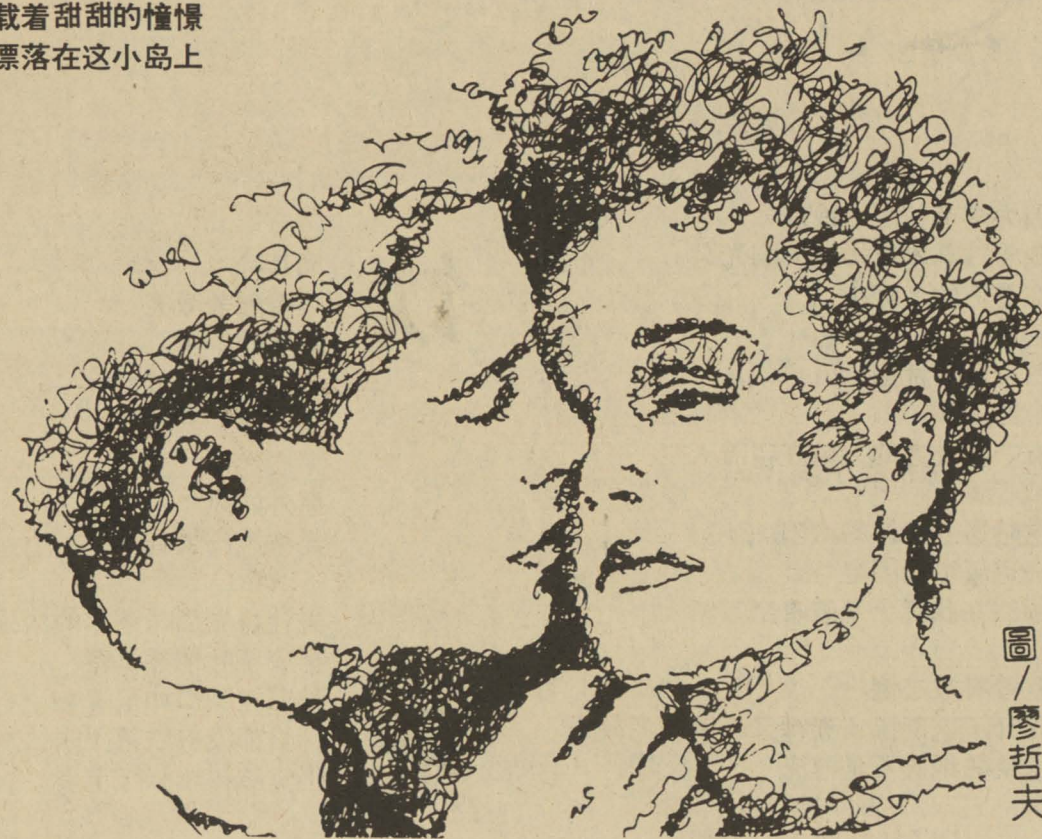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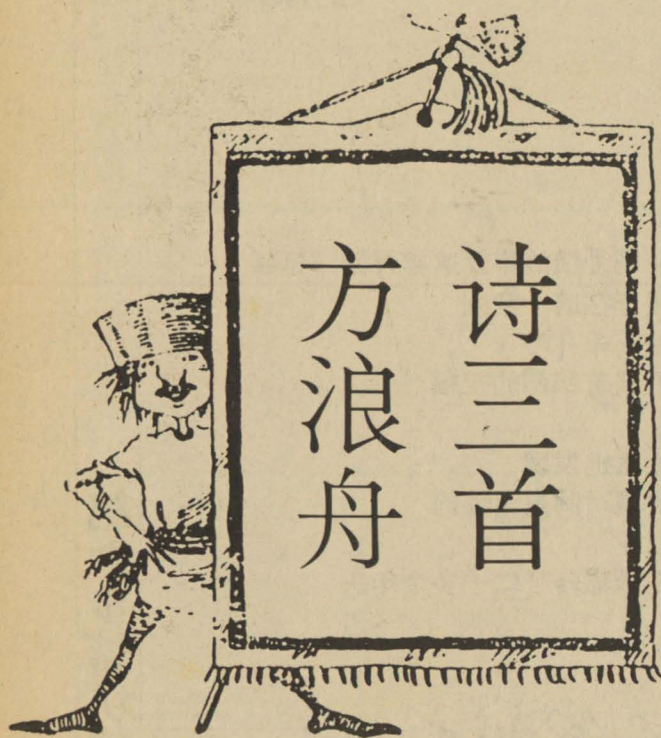


圖 / 廖哲夫



艳影在夕阳下

你掉头顾盼我的时候
天边的夕阳西斜
矗立的大厦倾斜
城市和我一样歪斜
我再无力朝前跨出一步
而被你拉直的我的目光
会把你飘逸的长发
辫成一条亮丽的黑绳
拉上一个活结
套住我如晕如醉的头
于是，我垂吊在你雪白的脖子上
且忍痛苦求你
别让我吊死在你紧闭的闺门外
这时，晚风吹卷你的红裙子

一九八九年十月五日·墨尔本

古

因为季节曾经太冷或太热
我寻找草木最渴望的阳光
在苍茫的大地上

秋天蓝得忧郁
半路上
有一棵秃老的大树守望着天空

这时遇到文仰的太阳
一道灰黑的闪电
顿然在我背上划破暗空

树

我没有被击倒
躲开了这别扭、赤裸又龙钟的老奸夫
这块陆地决不是淫床

一九九〇年七月九日

饮

沏茶时
茶香醺着微笑
从你的手中
我捧接玻璃茶杯——
很温热

屋外的风
无法入门搜身

茶

先让目光品味茶水的淡绿
杯底茶叶悄然沉落
秘密在胸口如鼠探首
什么都没有跌落下来
但觉脉搏增强了节奏

一九九〇年七月八日

记吉隆坡美术学院纯美术系展览

追求真理的一群

◎谢有锡

年青人的思想是开放的。他们善于思考，勤于作画，敢于创造。他们运用想像力来创造了未来的世界，属于自己的思想王国。

吉隆坡美术学院所将毕业的六位纯美术系的学生，利用他们浸淫了三年的画笔道出埋藏的心声。

他们忧虑、悲观、怀疑、憧憬、寻觅……等各种复杂心态的交织，带出了生命过程时间的留痕。看到了很多过去所不能理解的东西，也接触到人性哲理探求的种种事项。

他们执着，投入。形象观念的制作，意象思维的表现，通过“美”像一层透澈的明镜，照耀着自己，反映外在事物的演变。

林莲珠是位感性强烈，思想成熟的女孩子。饱受生活与亲情的磨折与煎熬。画中点点滴滴，诉说内心的苦闷，倾述追求生命的热爱。从儿时的呼唤，渴求父爱的情亲。乡土的怀念，憧憬过

往童真的纯璞，在为题“”与“追忆”里最能反映出来。

张丽玲是属于内向的一位“闲女”，作品内容包著礼教浓厚观念，为女权运动争取妇女平等地位。现时代的妇女已不是厨房的装饰物，有她们的理想，有她们要发挥和表现的天地。

这根深蒂固的传统枷锁，已传来了女性几千年，他要我们去反省和改革。

黄丽玲的视野更为辽阔，她看了自然生态的摧残，人的生存条件受到威胁。她运用立体造型为制作表达对象，在有限制的“地球”空间表层上，升起复制形象再现的各种手姿，有呼唤、有绝望，有沉沦、有和平、有民权、有……。

邓凤燕的“绝对”论题画作，以对话方式来表达创作意图，欣赏者处于被审问的对象。从真理绝对的观念出发去探索“绝对”这字眼的意义，引发人深省。

林晓寒在“传说”和“问归”提出凤凰传说故事为隐喻，来看传统文化和社会转化种种际象所引起的问题。“问归”是涉及人的生与死的轮回，世上任何事物都有开始的起点，也必有它结束的时候。但新陈代谢，永恒不息循环的程序，一再展演再生的生机。

陈文隆脑子充满着社会的不满。对人性的丑恶、冷酷、残暴，以讽刺能事的手法，刻画的淋漓尽致。“职业介绍所”反映了求职者的所面对社会问题，这幅作品是很好的写造。

艺术可贵处在于创造。

这群在经过严格及扎实的技法训练，贯澈现代，古代美术史的欣赏和分析能力，去探索美术的基本精神。

他们走出了自己的风格，透视精神的价值观。让我们一览物质以外的只一层次的活动。

他们创作的共同目标是以后现代主义的精神为依归

，从社会现状，人的伦理关系，自然生态的进化和历史的演变等因素去发挥他们感性世界。

反映了现代青年人的敏感情绪和不满的现状。

美术是视觉美感的艺术。不论是实用性的或纯艺术观念的，最终还是回归视觉感受，带人精神领域，平衡物质的极化。



邓凤燕 《绝对》



张丽玲 《闲女》

陈文隆 《职业介绍所》



日历

郑变

一天一层
丰满的肌肤
摆住应召
挂住应召
只剩下
一幅匾皮囊
虚脱地晃在晚风中
引颈瞻望
岁月



林晓寒 《问归》